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功集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武功集卷四

明　徐有貞　撰

史館稿

江鄉歸趣詩序

少保澹菴先生石首楊公以年及七十有歸老之志因命善繪者為作江鄉歸趣之圖而又為文以見志其言原天地盈虛之理明君子進退之義慨然以復古制正世敎為事余既獲讀而嘆曰嗚呼公之心古君子之心

也公之言古君子之言也雖然豈可以言去哉朝廷固不釋公天下亦不釋公斯文之徒又不釋公其不釋公者非私情也蓋有公義在焉昔召公之老將致政以歸而周公固留之此君奭之書所為作也彼周公豈私於召公者哉當是時成王幼冲所恃老成元德之臣以輔之天下雖安非二公則無以保其治賢才雖多皆視二公為進退是則召公之去留周之廢興存亡係焉故召公感於周公之言終事成王及康王而不去此其所見

遠矣今之時其於成周何如哉天子春秋鼎盛所爲開
聖學亮天工而弼成至治者實在公輩一二大臣而已
惟上以成王之所以待周召者待公惟公以周召之所
以事成王者事上正在今日所謂朝廷以之治忽天下
以之安危而斯文以之爲輕重者公實當之嗚呼公豈
可以言去哉余又聞之君子之節難進而易退然其存
心則常先天下國家而後於已故必致天下國家之安
而後求已之安是以其止也非留祿其去也非爲名一

進一退惟其義可焉方今天下國家可謂安矣而余又以公為未可去者何邪蓋不求一時之安而求萬世之安者固公之心也推是心也要必致斯世之治如成周之盛而後已焉公豈忘於是乎少師東里先生既為詩以周公之所以留名公者留公余不佞又豈敢以言私公哉亦義所當然也既言之遂為之詩曰

荆山之陽江漢滙焉靈氣攸鍾生材實繁豈惟物産璆琳金錫爰有哲人弼我王國公昔在野抱道而居其耕

有田其息有廬夙夜從事先王之書志俾斯世致之唐

虞自公之出餘四十年險夷一節與道周還光輔三后

曁今天子爰資聖學爰保聖體維是元老國之蓍龜天

子之毗兆民之依願公百年其無我違公方康健公何

云歸瞻彼江鄉維公之邦有林有阿公所游行有湖有

池公所舟方公出久矣維懷不忘人亦有言國爾忘家

主爾忘身我度公心維義維仁維古純臣維迺先覺貽

我後人說出傅巖尹起莘野匪已之安實以天下君奭

老矣公旦不釋時方賴公公歸何亟小子作誦願公其留庶兹小康升于大猷俾我政本畢舉無遺公及耄期公歸則宜

雪舫齋記

中書舍人廬陵宋君士皋予之同年友也其為人清脩玉立而文采焕發予雅重之士皋近於官舍之中闢一室以為燕休之所其廣僅兩筵而深袤倍之穹其上冪之以紙而墍墁其四壁窻牖櫺檻一以白飾焉入其中

宛然如在剡曲之舟也乃大書揭其楣間曰雪舫之齋予聞過之士皋因授簡請為之記嗟夫士皋之為室也何其好奇之甚哉昔歐陽子作畫舫齋於滑州之公署其制度名義考於其記可見焉士皋實歐陽子鄉之後進也其亦有所倣效而為是乎予嘗南游渡揚子之江中江而遇雪艤舟金鼇浮玉兩山之間薄暮雪雨益大而風浪不驚在舟之人皆偃息篷底予於是啟篷而望焉岸江之山矗矗列如銀屏江流如練東西横亙盡天

地際一白萬里不見涯涘顧視吾舟如投玉梭匹練間而水光雲影為之相組織也及夜分雪霽月出中天流輝上下皎然清映又若坐予氷玉壺中因命僕煖酒獨酌以箸扣舷誦惠連雪賦歌太白問月之詩悠然其樂浩乎自得方是時葢不知天地之為大而吾身之為小也自入仕以來不復見此境幾年矣今入士皋之齋怳然其猶在心想之間然則士皋之為固已奇矣豈其亦嘗睹此境而為是乎雖然吾聞之君子之居處要必有

所儆戒以自益者故盤盂几杖皆銘以見義不徒以便適為也若歐陽子之畫舫固亦以示不忘險艱之意而致仕途之戒爾是以至于今其齋之名猶表表在人耳目夫豈特其文章之美以為傳哉亦其人之志義有足以垂于世者也士皋之齋既儆乎彼豈獨無所取乎蓋物之自然以潔白者莫雪若也濟險而有功者莫舟若也其潔白者有象乎君子之德其濟險者有似乎君子之才士皋於是乎取之脩其德不極其潔白不已也達

其才不博其利濟不已也此其為益也大矣豈徒不忘險艱而已耶又何歐陽子之不可及哉然則是齋之名當與畫舫之齋並傳于世可也士皋聞而喜焉遂書以識其齋云

胡母鄭氏輓詩序

兵科給事中盱江鄭君孟大為其姑胡母孺人之殁也求哀輓之作於詞林諸君子詩既成什而請余序之因告余曰悠姑之為女孝為婦貞為母慈其幼在室也先

祖考叔恭甫既蚤世先祖妣饒孺人寡居守志鞠吾父及吾姑所以教之甚嚴吾姑婉淑出天性實能承順先祖妣之意笄而歸于胡氏移所以為女者為婦凡所以事其舅姑而相其夫者率如禮不幸而先姑夫亦蚤世吾姑之所以守志而鞠育教誨其子女者一如先祖妣之為焉故其子綬彰輩皆克成立而名行表表在鄉里鄉里之人稱綬彰之賢者必本之於吾姑曰此鄭孺人之教也而稱吾姑之賢者亦必本之於吾祖妣曰此饒

孺人之教也悠之幼也嘗逮承先祖妣之訓而受吾姑之愛也今以先澤之遺幸有祿秩先祖妣既不逮養而吾姑又以下世且縻於官守不克匍匐會葬何以堪處由是而求諸君子之作庶以表章吾姑之貞淑而少慰吾之心焉惟君於吾實有同年之義敢以首簡之序為請余既諾之因竊謂夫為婦之貞猶為子之孝而為臣之忠也所謂天經地義而生人之大節也此焉無失而後無愧乎天地無愧乎為人是故人之行有在乎此者

則朝典旌之詩人詠之史官書之所以為彰善之道也若孟大祖母若姑之可謂貞矣其宜荷旌褒之典而弗及者得非觀民風者之失歟孟大之求詩意蓋有不得已者也然則諸君子之詩又可已乎諸君子之詩旣不可已而余之為序又可已乎且余嘗記初與孟大同登第時孟大則數為余道其祖母之德以不克顯揚為恨言輙為之泣下今於其姑之歿也又能若是其亦可謂知所厚者哉於其所厚者厚而無所不厚余於是有

以知吾孟大之所存矣是亦可書也因併書之孟大名悠

送道士張碧虛赴常州玄妙觀住持序

常之玄妙觀一州道宇之甲也士大夫往來經由于常者必遊焉余兩還吳中往來而經焉者四然其三皆有故不及以遊正統已未余自先人墓廬起復之京師與友人陳士謙同舟而北道出于常觀之道士張碧虛走就舟次邀之余乃與士謙往焉其地據亢爽之區控川途之會觀之中崇殿邃廊廣堧高閣雖間見陊廢而氣

象猶宏壯可瞻旁多隙地松竹環合森蔚扶踈幽閴𡨴
曠真方外佳境也余顧而樂之碧虛因歎曰吾觀始創
于宋而重建于元舊有飛霞樓締構尤奇景覽寥敻虞
文靖公為之記有曰常之山川為東南之勝而觀為常
之勝樓又為觀之勝此實語也樓之址今鞠為廢圃矣
惟記文幸傳吾謹藏之不敢失觀其言蓋有志於復構
者及是余至京僅二載而碧虛以道錄司舉主持其觀
事來領職牒於所司比還介士譙謁予官舍告之行余

喜謂之曰玄妙觀得子主之飛霞樓其將復構乎異日余得展省而南當一登樓為子書文靖之記於壁間且舉白而賦之以為觀中盛事碧虛笑謝而去既而士譙合道錄官請文以為碧虛贈因次第其語送之碧虛武進蒲溪右族子也為人冲靜雅潔初師觀之道士屠守常繼師龍虎山道士吳宇亨又嘗從西壁張真人游武當山得其法碧虛既精於其教事而尤好慕文儒以是見取於士大夫云

# 恭儉齋說

吳邑丞金華鮑君宗誠嘗以恭儉二字揭諸官舍之楣使來請言以敷其義余為之歎曰鮑君其知所以脩身之道哉人之過恒生於惰慢而患恒生於侈肆過與患并而欲身之善且無危不可得矣君子知其然故脩之以恭儉恭以持己儉以制用古之道也王者以恭儉治天下諸侯以恭儉治其國卿大夫以恭儉治其家士庶人以恭儉治其身然恭儉之為恭儉也其行之要必有

禮義焉恭中乎禮儉合乎義此恭儉之善者也恭而不中乎禮則勞矣儉而不合乎義則固矣孔子入公門而鞠躬如也過位而色勃如也君在而踧踖如也朝與上大夫言而誾誾與下大夫言而侃侃鄉黨而恂恂燕居而申申夭夭此恭之中禮者也顔路請車為子淵之椁而弗與遇舊館人之喪則脫驂以賻之冉求請粟饋子華之母而弗從於原思之貧則與之粟九百此儉之合義者也故凡聖賢之言恭儉必以禮義為之主焉不然

共工之象恭公孫弘之詐儉何以別乎此君子之所當辨者也余又聞之先聖之傳易有曰致恭以存其位是守位莫若恭也而近世名卿亦曰惟儉可以助廉是養廉莫若儉也夫養廉守位君子有官之大節而泰侈者之藥石也余故重為鮑君言之鮑君生長文獻之邦淑聞儒紳之論而又嘗游于京師從事名公鉅卿之間其所知見廣矣於是勉焉以禮義自脩而致其恭儉之行則聖賢可學而高爵重位可得而守也况於佐邑乎邑

令榘君之圭余之斯文交蓋博雅君子而以㢘名者也

鮑君於其政務之閒從而質之其尚有所益哉

## 昭忠詩卷序

昭忠詩者京師諸薦紳大夫為貴州都司僉都指揮事王公輅之死而作也夫邊將無交於京師諸大夫僉都公南邊之將也京師士大夫曷為為其死而作之詩賢其人也賢其人則曷為謂之昭忠以其死王事也其死王事者何前歲已未麓川之役公以裨將帥偏師當前

鋒屢戰而屢捷賊走險而軍我師薄焉賊益兵圍之鏖戰連日夜垂克者數焉於是亞將死上將不援而走公奮曰將死軍義也吾豈偷生哉遂麾兵直前陷其中堅手殺數人而死凡從公麾下士皆死無旋踵者事聞天子悼之曰嗟哉輅國之忠臣也廷遣行人楊廉往諭祭致恤爵于其家而官其子紞加爵二等焉惟天子旌其忠而通國慕其忠故君子以其忠之可昭也而昭之云爾雖然夫既旌於天子之命矣又曷為其必以士大夫

之詩昭之邪曰天子以政令賞罰於上士大夫以言辭美刺於下上下相為表裏以通勸戒揚善而抑惡脩人紀而植世教古之道也今世之為將臣者豈獨此公哉其位高於公權重於公寵盛於公者比肩而立也使人人皆克如公之以死勤事則豈有失地喪師之辱哉豈有緩急不得其用而誤國者哉然則君子之昭其忠蓋將以激夫不忠者而勸之忠也激夫不忠而勸之忠固詩之為貴者也予於是乎序其詩

公之死事予初得之于朝竊憤其為主帥者之不臧而壯公之忠烈思有以表著之於世者至是公之子紞來拜命于朝紞之叔父愚愚實輔之來既竣事愚介友人馬士權謁予官舍出此卷請序予故叙公死事之槩以發明作者之意如右既而愚復出貴州布政使易公節所撰公之墓碑示予碑中云公為人孝友忠諒於書通大義動循禮法聲色貨利一無所好事母太恭人備致敬養處二弟篤愛無閒始終其御軍

嚴而有恩能得士心故用之所向有功前此破箄子坪之冦陳蒙爛土之冦梅花中崖二洞之冦大龍番之冦功皆為冠由是拔自列衛陞于都司蓋其平生效勞於國多矣不獨此一役也易與公同鎮聯事目睹公所為其書必實而可信及有自貴州來者詢之又皆合予用是知公蓋賢者非他武人比凡其平居之行固有足取不徒一死之為忠也公死之明年師載出愬痛兄歿志復其讎仗劒軍門白總帥願為前

驅以殺賊許之師次敵境而還愚至今常悒悒恨不得申其志人以為其有迥凡之風焉若愚之事蓋亦書法之得附書者予故復為識之敘後云

肄武餘閑詩卷序

肄武餘閑詩一卷凡若干篇蓋錢塘士君子所為浙江都司署部指揮僉事事蕭公賦者也公之客持以請余序之余問其所以為賦者客曰公自禁衛來鎮于浙出則督漕運居則總訓練嘗於廳事之偏闢一閣焉度置

書籍其中每於教場勒兵肄陳而歸即釋戎服寬衣博帶游息於斯檢羣籍隨意所當而閱之士君子有過之者輒延坐欵洽相與論辯古今事亹亹忘倦盡其日力而後已士君子蓋於是乎為之賦之余曰客言其信哉是誠有可賦也嘗記前年夏余自吳中起復之京道遇公於彭城公邀余登其舟舟中所有什物弓矢外惟書數帙而已及與語軍旅之事餽饟之計其言井然有條余因以知公蓋嘗從事於詩書者也其時亦欲賦以美

之而不果焉向余所見者其出之事也今客之所云者其居之事也以此相參而驗之客言其信哉是誠有可賦也嗟夫方天下承平為將官者坐享爵禄之榮而忘其憂自公之餘日惟以逸樂為事不於聲色則於麴蘖不於麴蘖則於玩好不於玩好則於鷹犬毬馬樗蒱博簺無所不為其於武事之要者且弗之講矧暇及詩書耶間有及焉則亦徒藉以文飾其外為虛聲而已又豈有從事於斯之實耶公於此時能卓然自立舍逸樂而

勤詩書可以為難矣刋錢塘天下之繁華處也官於是者鮮不以游賞為樂甚至廢事而隳績者往往有焉公於此能獨不然葢尤難矣昔祭弟孫在軍旅不忘俎豆燕閑對酒常雅歌投壺以自適陶士行為廣州無事常朝暮運百甓出入于齋以自勞世俱以賢將稱焉夫雅歌投壺可謂不淫於閒矣朝暮運甓可謂不逸於閒矣二者皆有志者之事也然以讀書而較之不尤為有益哉公於是可謂有志者已雖然余將有以進公之志者

夫詩書之為益固大矣然必求之之力而後有得譬之鑿山而求金也用力之多者多得之用力之少者少得之其不用力者亦無所得焉儒者之於詩書固其事也而其得之亦有淺深況於將乎將之有得於詩書者必若晉之郤縠而後可蓋惟郤縠為能敦乎詩書敦之云者實用其力而有得者也不然雖辯若趙括秖取敗耳奚益於用哉公果有志乎此尚其勉焉而實致其力於詩書然則異日有能建大功立大節如古名將者非公

而誰歟客曰此王公之所顧聞者也請書之以獻

潞河别圖詩序

送人之行而賦之詩古有之矣今則加盛焉送人之行而繪之圖古所罕也而今則常常有之古之有者今加盛古所罕者今也常常有之然則今人之能事其勝於古歟古之為詩者若尹吉甫送申伯仲山甫之類是已美之必有其德諷之必有其義抑揚而反復之必有以興起於其人之心今之詩則汎焉其陳矣然吾不知其

果有出乎是否也古之為圖者若漢人祖二疏於東門之類是已像焉而有所可慕景焉而有所可觀盡夫意態物情之妙而有可流傳于後世今之圖則爛焉其列矣抑吾不知其亦有得乎是否也然則烏在其勝於古哉無亦後世之彌文乎君子於此可以慨然於時變矣清江余士行之游于京師而還于南州也京師之士工乎詩者為之詩以送之工乎繪者為之圖以送之詩盈卷而圖盈軸也合而題之曰潞河別意識其送行之地

也視常所送人之行者此獨為尤盛焉士行何以得此於京師之士哉其將以士行之德有可重歟以士行之才有可嘉歟以士行之交誼有可懷歟以士行之於斯游為有所得有可張而大之者歟誠如是則士行之游不為徒游而諸君之詩與圖亦不為徒作矣不然一以好事而求之一以好事而予之兩相為好事而已盛則盛矣抑不知其於古何如耶予是以因士行之請序而有所云

## 梅月雙清圖記

魯論之稱松栢楚騷之稱香草皆託物以比君子之德也梅月雙清之圖其亦有此意歟圖葢中書舍人永嘉胡君宗藴為工科給事中朱君士良作也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而得月為尤清當夫煙斂之昏雪晴之夜寒香踈影芬敷皎暎於氷壺玉鑑之中知道者於此觀之當與康節所云月到天心風來水面者同一意味也其清為何如哉然宗藴此圖不贈之他人而贈之士良豈

非以士良之德之清足以方於梅月之清乎雖然梅之為梅人人可得而知也抑有不可知者存焉彼於風霜栗烈之餘氷雪凝沍之際而挺然其榮韡然以華者孰使然哉此太和元氣之存也太和元氣之存即所以為春之意也春意之在梅即仁心之在人者也士良生平讀聖賢之書而學聖賢之道其知此必矣今也自黄門而出提刑於一方凛風霜之威堅鐵石之操至於摧搏激揚推讞勘斷之間而能每以不寃為心則此心之仁

譪然而存以及物即春意之存夫梅者也此又圖外意也吾將為士良發之

送羽士邰希先還滇南詩序

希先今道錄演法邰君以正之兄子也演法君初以其師長春劉真人之薦自滇南名赴京師希先方弱冠志慕清虛因請侍行及今演法君之道日益弘為上所寵遇日益盛而希先之業亦日以益懋駸駸至演法君之地葢不復有去志矣演法君閒語希先曰夫學道者以

忠孝為第一事自吾之赴名而來且一紀之餘矣惟是晨昏省定之禮闕然於吾親雖侍養不乏人然吾欲一覲慈顏而有不獲焉吾豈安哉且吾考之墓在滇南昔所日夕而守視也乃今邈焉越在天末歲時拜掃曾不一至焉吾又何安哉顧吾方縻於此不克解而往也若其為我行哉吾之父母若之祖父母也若能代吾事固亦若之孝也希先曰敬諾即日治裝戒行於是薦紳士之與希先游者相率賦詩贈之而屬余序其端余於演

法君故同為呉人今又辱與為方外交則於希先之行固不容無言者尚烏得辭耶雖然贈言之道古人所重不可輕也蓋必同袍之友同志之交與其行有可嘉者而後為之言其不在於是者雖懐千金以求之有弗之為矣今余及諸君之於希先非同袍也非同志也然而何以為之贈歟亦嘉其行耳夫以演法君之為老氏法乃能以忠孝為言是可嘉也演法君拳拳惟其親之思而不忘希先謹謹以遵演法君之命而不怠是又皆可

嘉也於此一行而集可嘉者三焉宜其有贈矣不然諸君固不輕為之詩而余又豈輕為之序乎

送長洲丞邵君宏啟序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特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於所居之邦且然又況於父母之邦乎其禮固宜又加重

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於是者皆余之所當敬也況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所當加敬況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者哉此余之於郃君所為眷眷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啓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脩撰君宏譽寔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余數與會之脩撰君所覯其儀止而聽其談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吳君適為丞於長洲其持已也廉其事

上也恭其處寮寀也和其馭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於儒紳之士有可與言者又必待之以禮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之以為賢余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廼凡之好數枉顧余山中然余以衰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三載滿秩報治于朝詞林諸公以脩撰君之故又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顧可恝然而已耶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以禮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以往君其尚

加懋哉持己無斁其明也撫民無斁其惠也待士無斁其禮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事將無往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為賢乎君其尚加懋哉

可竹齋辭

長洲之荻溪有士曰王廷用氏賢而有隱操居常愛竹藝竹環其藏脩之所顏之曰可竹齋詞林之為文以發其意者衆矣友人劉君原博為之求賦余不獲辭漫為楚語貽之

溪之竹兮陰陰有嫩人兮處其中林朝據竹以歌兮暮倚竹以唫招朱鳥兮崑之岑澹天籟兮愔愔髣髴乎其有韶簫之遺音曰予維竹主兮竹可予實霜風之弗侵兮斧斤弗尋式養台德兮如玉如金微君子兮孰知予心

學菴箴

惟帝降衷厥有知覺覺而尊之于焉事學其學維何窮理脩身有本有末有品有倫始之于家終之于國推其

餘緒以及于物朝焉孜孜夕焉孜孜弗知弗措知則行之毋溺虛寂入于異端毋尚功利流于申韓毋飾其文而滅其質毋徇其名而亡其實士也希賢賢也希聖先民有言其敢弗敬

跋王大參原之慈訓堂卷

母道主慈慈而能教慈之至者也子道主孝孝而能承其親之教孝之至者也求諸古人若魯公父歜之母鄒孟軻氏之母晉陶侃之母皆知盡母道者也然文伯蚤

死而賢名弗立其於子道槩未之盡盡之者其惟孟氏乎若士行蓋庶幾焉古人且爾矧今之人哉觀原之母夫人之所以教原之與原之之所以承其教者慈孝之實蓋無愧於母子之間矣嗟夫予之受教於先孺人如原之雖予不肖而所以承訓之志亦如原之弗敢怠顧獨不得如原之之致祿養於生存之幸也可痛也夫撫卷為之增感

怡怡堂銘并序

彦良吾鄉之善士也顧氏四兄弟而彦良為之長其次曰彦銘彦宏彦剛彦銘早世彦良與彦宏彦剛同一心慮以篤友愛之道而惟恐其或間也因取孔子語季路之言扁其會食之堂曰怡怡詞林君子為之賦詠以道其志意者多矣彦良復請於余余於彦良有舊義不可拒也廼為之著銘于堂其詞曰

維天生民均氣分體原厥懿親莫如兄弟維兄與弟如

木有枝東枝成瘁西枝亦衰譬之于身如左右手或傷其左痛連其右彼不相能干戈之尋自為仇敵亦獨何心惟夫仁者克篤其親念兹天顯叙乃天倫朝而怡怡暮而怡怡一堂之上藹若春熈春熈其藹薫然和氣弟敬厥兄兄愛厥弟推而化之妯娌之間雍雍穆穆罔有間言致兹和悅匪惟一日曷乃子孫世睦無斁

終慕堂詩序

終慕以名其堂者姑蘇顧彦良氏也彦良父仲實母張氏

皆不及上壽而沒彥良痛之間語其弟彥宏彥剛曰吾兄弟以二親之鞠育教誨幸皆有立今吾家家業苟裕矣室家苟完矣供養之具亦備矣而吾親皆不及享焉吾與若忍忘之哉堂遂以名鄉人翰林脩撰張君士謙首為文記之薦紳之繼之以詩者連篇累什彥良裒次成卷而以視余請為序之余曰嗟夫父母之可慕夫人而能知之苟非梟獍孰無是心是義有不煩講而明矣矧士謙記之之詳而諸君詠之之至尚奚待乎余言雖

然余與彥良同其慕者也非夫親存者比今語江海風濤之險人皆知其為可畏然徒笑談而已未必動乎其心至於其嘗親涉而知者則不必言說而為之悚恐也故余聞彥良之名其堂而心亦痛矣獨烏能不為彥良言之哉夫鄒孟氏之云終慕而實之以大舜蓋慕親於生前者也慕親於生前雖甚不得於親者有時而得焉今吾與若乃慕親於没後慕親於没後則無及矣吾與若將何時而復得於親乎此其為慕也不尤苦哉然吾

與若徒慕無益也盍求所以慕之之實乎孔子之語曾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是則所以慕之之實也立身有道必仁必義以此學之以此行之而身之立也固自然矣身立而名之揚也固自然矣名揚而其能顯於父母也亦自然矣余竊有志於此顧未有以成就之者然亦不敢以自解而中止故願與同吾之慕者共事彥良儻不吾異尚率而諸弟相與求之可也系之以詩曰

泰山非高滄海非深莫如孝子慕親之心子心可測親恩罔極子長親亡曷以報德我立我身我揚我名顯親於沒何如在生生也有盡心也無已庶幾終慕如古孝子

書恒軒卷後

恒之為言常也凡心之有常言之有常行之有常事之有常皆謂之恒然恒之言常而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道無其常以正為常常而變變而不失其正

固恒之道也常者其經變者其權也權以濟經故能久而有常知常不知變子莫之執一也知變而不知常揚雄之覬叱也處常變之間而不失其正仲尼之時中而已其在於易子莫淺恒者也揚雄不恒其德者也仲尼其恒亨而無咎者乎海虞錢宣公達思菴吳先生之壻也讀書好禮閒以恒軒自號縉紳之為記序箴銘者盈卷矣公達復求予題予以思菴之故有不可辭者姑摭衆說之遺以識其末云

李光祿輓詩序

故友李君雲慶之子綸衰絰踵門手一卷而拜曰是諸君所為哀輓先考之詩也惟詩必有序以明作者之意而此無之不肖孤敢以請于執事執事之於先考惟舊幸毋辭余蓋嘗云輓詩之非古者殊不欲為之序以綸之言切不獲已乃受而閱焉其詩長短古近不一體而其言意大抵皆哀雲慶而作也夫人必有所不得志以夭厲而後人從而哀之今雲慶生長華冑連姻聖裔仕

既登朝不為賤年踰六十不為夭而有三丈夫子皆才又不為無後諸君何哀之若不得志者耶嘗獨念夫雲慶平生磊落多奇雖為儒家子而獨喜譚武事居常忼慨以功名自許恒詫曰大丈夫當如班仲升建侯萬里外安能終伏筆硯間耶蓋其年四十猶家居未有知者宣宗臨御以舊學之臣之子始名見將遂顯用之以執政者尼之而止既而拜鴻臚序班序班九載循資格轉光祿録事雲慶鬱鬱處困不自聊而未嘗肯屈志干人

顧身已老而功未立則又歎曰丈夫於世竟如此而已乎使人愧班生矣蓋其自負之志至老而未已也然則諸君子之所以哀輓雲慶者固亦有所不能已於斯歟雖然余抑有疑焉彼班生之事固若可喜而非君子立功之常也故其功雖幸有成而猶僅克如彼使其無成豈唯不得生入玉門關哉即欲復事筆硯而亦不可得也然則雲慶之不遂其志安知非天所以全之邪余固不得同諸君之哀夫雲慶也使化者而有知則雲慶在

九原之下亦將釋然於余之言乎故輒以此序作者之意若雲慶世系所出及其歷官行事之實則志其墓者備焉

楊顛道哀辭

楊顛道者廬陵儒者楊子恭也當元季之亂奉母辟地窮山之中及國初猶隱不出有薦者輒以母老辭徵之急乃著黃冠為道士時作狂態人遂以顛道目之顛道聞之喜亦因

以自號也蓋自是不復道姓名矣蜀寧二王
皆嘗禮聘之至輒固辭還山卒不為留焉年
九十餘一旦無疾而終江西之人至今稱之
或傳以為仙云其族子政官游京師出顛道
傳視予予謂其人蓋古逸民之流也而其託
跡之意尤曲微中權因為辭以哀之
渺大江之西來兮駛東逝兮不返鬱予情兮何極悵懷
賢兮日遠繄夫子之高潔兮與古人其同心抱奇器而

弗售兮玉其德而金其音當叔世之擾攘兮宜夫子之獨善迨天運之維新兮又胡為乎偃蹇冠黃冠兮衣羽衣矢終養乎慈闈子非母兮誰育母非子兮誰依慨中懷之悃愊兮衆眛眛其焉說既與世而相遺兮又孰知其若節羌時俗之固陋兮謂夫子其為顛樂受之而無尤兮聊託跡乎神仙帝羅材俊兮夫子弗嬰王醴賓友兮夫子弗榮貴不加重兮賤不加輕將脩其實兮何有乎名維彼楚狂之行歌兮與商皓之肆志世無斯人兮

夫孰與之為類嗟夫子之不復作兮魂縹緲其何之將招之而莫知其所止兮睨白雲乎天涯

招拙逸詞 有序

禮於始喪有復復之流為招魂其來尚矣楚人乃以施之生者而推其緣起實則行乎死者之事焉夫惟行乎死者故其為辭涉於神怪自宋玉景差之作猶不免乎鄙野之譏況其後者歟然則後之作者蓋必徹其辭而約

之禮可也予友翰林檢討餘姚何宣以其父拙逸先生之卒也將歸奔喪而屬予為賦招魂之辭先生壽考令終非楚纍之比若不必招焉然以宣為子之心言之夫豈忍死其親哉予乃不讓而為之辭其辭曰

白日西没月東升些旦復夜兮機無停些青春奄忽徂玄冥些人生如寄寧有常些吁嗟夫子宜百祿些云胡謝世竟不復些天地四方茫乎汤乎孰知其所極些歸

來歸來逝矣何所適些魂乎無東東有渤海滔天洶濤
風些天吳海若爭長雄些魚龍出沒紛衡縱些陽侯且
溺兮魂將曷從些魂乎無西西則流沙旱海萬里無蹊
些弱水沈羽崑山積石難航梯些猰㺄鑿齒交踵蹄些
伯陽旋駕兮魂將何之些魂乎無南南底炎洲洪波潰
滉遑天潭些毒蛟兇鰐斜蟠不可探些流金鑠石恒瘴
霧與昏嵐些非人所居居者良弗堪些魂乎無北北絕
大漠莽無極些窮髮之野所處維貊狄些飛砂茫茫斷

人跡兮寒何所衣饑何所食兮魂乎無上上極寥陽不知其幾萬億千丈兮虎豹九關莫或敢望兮剛風灝氣飄忽而振蕩兮雖有八翼奮飛而不可以往兮魂乎無下下臨幽都迷方所兮鬼伯狺狺人不可與為伍兮金烏玉兎光景未嘗睹兮信彼陰墟非樂土兮魂乎歸來勿復行兮式遄迴車返舊鄉兮稽山蒼蒼剡水泱泱兮蘭皋蕙浦彌芬芳兮琪林紺苑鬱相望兮碧池逶邐帶金塘兮琅玕暉映珊瑚光兮白鷗玄鶴紛翺翔兮桃緋

李縞藍青陽兮夏有芙渠秋拒霜兮梅華放雪生清香兮萬玉璁瓏帀畫堂兮胡不此留之異方兮維厥有子富學殖兮伯兮侍居仲觀國兮皇惟汝嘉肆褒錫兮命服有華昭厥德兮龍章五采光翕赫兮烏紗鳩杖事閑逸兮春臺熙熙連壽域兮居則華屋出籃輿兮左列瑤圖右瓊書兮搏拊琴瑟龢笙竽兮彈棊戲象復投壺兮惟意所適恣騶虞兮釋此而去安所如兮有祿備養既豐碩兮旨甘滫瀡具勺咢兮蒼鱗之脯紫鳳腊兮八珍

九鼎列重席兮清歌妙舞連日夕兮斑斕嬰戲胥悅懌兮美酒百壺載盈溢兮昌歜艾菹惟所覓兮餕餘弗徹須所斥兮維志是從靡厭斁兮邦君大夫爰致禮兮鄉黨比閭罔不喜兮矧乃宗姻及朋友兮顧廼百齡長樂豈兮胡然奄棄弗小止兮亂曰白雲濬兮汎蕙江渺蘭風兮故鄉懷夫子兮曷能忘羌秉化兮之何方諒委順兮奚傷天荒地老兮日月長魂歸來兮樂未央

淳齋銘

江陰周孟敬自號其藏脩之所為淳齋而請
予銘於乎世道之漓久矣孰有反之于淳者
乎不意孟敬而能去華就實以尚夫德也故
樂為之銘 其辭曰
相古先民載其純朴渾然天真罔鑿于欲維此淳源孰
變以漓世降風移邈不可追有猒其漓思返之淳吾斯
與之期於古人將復其真斯去其偽將全其內斯略其
外彼夸其文我尚吾質彼揚其華我致吾實饑斯食斯

適口則已寒斯衣斯敝體則已匪淳其跡維淳其心心
淳于德何古何今

贈王都督詩序

正統辛酉之春延安綏德慶陽等處節鎮王公以屢破
敵于邉而始有僉書督府之命也余友御營都指揮蔣
君文德為之請贈余既諾之矣至是都督公又有寧塞
之捷文德乃益求詞林之彦為詩賀公而來速文以序
焉蓋余之知都督公以文德而知之也初都督公之出

僉陜西都司事文德時謂余曰是有志有為能建大勲者也及公移鎮于邉文德則又曰王公之建大勲自此始矣時敵方出没西垂公至即破之北海子又破之紅山破之榆林莊破之清水溝以功再遷為都指揮使及敵至響水寨公追擊復大破之天子深念其勞亟以璽書奬諭進官督府一時朝野之人莫不歆豔其勲名然其先事而識之者惟文德文德於是喜其言之中而賀都督公之有成功也固亦宜然人有恒言是豪傑識豪

傑吾用是知都督公良將也而文德亦良將也雖然余抑有為都督公道者焉夫獵山澤者雖無虎兕得必為虎兕計漁江海者雖無鱣鯨得必為鱣鯨計苟不為虎兕鱣鯨之規而徒持雉兎魴鯈之具猝然而遇虎兕鱣鯨則無如之何矣故良將之守邊雖無大寇必以克大寇為事若昔李牧之破林胡趙充國之平西羌李靖之勦突厥彼皆略小利而圖大功故能一舉而除累世之邊患千載之下其功名炳炳也方今邊圉固云無事然

敵人生心狙伺我久矣國家所寄以安邉之任者惟都督公輩數人而已為公輩者尚當深籌遠算察未然之形觀必至之勢大為之規使邉患永息終無外虞堂堂功業為大明將帥稱首銘鼎彞而勒金石與牧充國靖諸子齊輝並耀於無窮不亦偉歟嗟乎余之斯言豈獨為都督公發哉文徳亦不可不知也

徐氏襲慶菴重修記

禮不墓祭墓而為之享祠禮乎曰禮無之也其義則有

取焉先王之世卿大夫士之祭有廟士庶人之祭有寢固無事乎墓祭也漢立原廟後世因之而卿大夫士庶始有爲祠以享於墓者其於禮則逺矣然原其爲心則固有孝子順孫追逺報本之意焉君子於此其可深非之耶光福徐氏吳之望族也家于鄧尉之陽而墓于其山之陰以昭穆而數之者餘十世焉國初季清之曾大父建寧司訓良輔始建享祠於墓左春秋合族而祭即今之襲慶菴是也菴之建距今葢七十餘年而日就隳

圯季清顧之歎曰先祖之祠子孫坐視其廢吾罪多矣遂請於族長汝航而新之其祭享之儀一循良輔之規焉季清乃具始末謁予請記以示子孫於乎季清其賢矣哉世之不肖子孫藉先世之業而莫之能振視父祖墳墓有如路傍之廢塚荆榛不翦狐兎不驅薪其樹而貨其田曾無戚念於中亦獨何心哉觀於季清之拳拳以奉祠為意而唯恐弗逮其順悖豈不遠乎君子於是乎有以賢乎季清也雖然予猶有所告于季清古之所

謂孝子順孫者以其克繼承乎父祖之志也廼曾祖之為是菴而以襲慶名之固将以貽慶於爾子孫而冀之世繼其志焉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慶之致必以積善也善不積慶何由而致季清於是孜孜焉以善繼之廼子廼孫又孜孜焉以善繼之則天之福善必世祐之徐氏之慶其可量乎是為記

舒日新壽詩序

余同年户科給事中姚江舒君仲熙閒為余道其從兄

日新之賢且曰日新之考好學其季父也在太祖朝仕為刑科都給事中以才死官故日新種學績文而不榮以禄家食授徒若將終身蓋有隱居求志者之操焉今其年躋六十有二月既望其初度之辰也朞䕫於斯不得與羣從之列奉觴為壽於是求諸寮友之善詩者為之賦詠以寓壽兄之意將聯為卷而寄焉幸為我序之夫歲行六十而甲子一周則天地之氣運為之一更端焉於是世道之升降物彙之消長人事之盛衰詘信

進退萬有不齊於其間况凡人之有生大數雖以百年為期然乳而殀者童而殤者比壯且强而中以短折者其又何限然則年之及是者固亦罕矣就其及是者又有貧者賤者疾者困者勞且役者顛越而鰥獨者或富且貴而不免僇辱者亦萬有不齊於其間則及是而安其生者尤罕也又况其安以無菑而有可樂者乎日新生儒紳之家不賤不貧無若於身無憂於心雖不仕也而名行皎皎不汚以是自適而老于林泉之間其樂至

矣是誠有可壽而詩者哉雖然余聞之古之人不惟其生之樂是尚而惟有德之貴故其年彌高則其德彌劭孔子六十而耳順其聖者之德劭乎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賢者之德劭乎聖者之德不可企而及賢者之德有可勉而至日新之年既及是矣余未知其劭夫德者何如也仲熙誠愛其兄之至而欲其進於聖賢之域尚為我寄聲遡兄曰兄固不學公孫弘之老而希世然而仲尼伯玉之德不可不知也日新誠賢者也其

必受之以益勉不怠焉由是而至于耆耋至于耄期年益加德益至然則所謂彌高彌劭者又安知其不在日新乎

四明周氏家乘跋

郭崇韜哭汾陽之墓人至于今笑其謬誕狄武襄不肯冒梁公為之祖人至于今稱其為豪傑夫崇韜之才不下於武襄武襄之智不過乎崇韜若未可以優劣者然即此一事觀之則其人之誠偽也判然然則人之笑彼

而稱此者亦不為過矣今世士大夫家頗重譜諜此固亦有脩古之意焉然觀其所以為譜者大率多崇韜之類也何世之好偽而少誠哉冒人之宗則亂已之宗冒人之祖則蔑已之祖夫譜所以奠宗而顧亂之所以尊祖而顧蔑之其謬不亦甚乎余是以惡之而屢著之言非固以矯世也蓋將使其去偽而誠耳四明周宗盛持其家乘謁余求識一言余閱其譜僅五世而下一據其實而書之余固有取焉而且戲之曰周氏之顯者多矣

子何獨不列以附之而所書寥寥若是耶宗盛曰譜吾所知而已吾所不知而書之恐貽君子之譏也是以不敢余因又為之歎曰世豈無狄武襄之為者哉獨人不之知耳嗟乎宗盛茍充是無偽之心而勉樹功名於當世世豈不以豪傑稱之耶宗盛名頌以才諝入官今為江西藩司理問云

毛母周孺人輓詩序

輓詩之作古乎非古也非古也而世何以尚之夫虞殯

之有辭執紼之有謳皆為執事於喪者設所以相其力而已然非為死者而作也為死者而作則唯齊客之為田横耳而其所以為歌之意亦不過以抒送死者之哀思而已若世所傳蒿里薤露之辭是也漢魏晉作者之擬猶不失此意夫豈以頌死者之德哉今之為輓詩大抵所以頌死者之德焉吾不知其為説也其以施之男子猶之可耳而或以施之婦人可乎夫婦人之德不外閫也生不外閫死何從而閫之又何從而詩之頌之耶

會稽毛瓊氏以其母周孺人之卒也求士大夫之善詩者為之輓章聯其什而請序焉余固辭而其請不已嗟夫瓊何汲汲而為是耶豈非其念母氏之慈而將藉夫詩以頌揚之也耶雖然是猶末也仲尼不云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之所為如是足矣又奚庸夫詩之頌之吾將書此以諗諸為詩者

孫建陽輓詩序

人死而哀之人情之常也况於善人乎善人人之所當

好者也以所當好者而死焉得不哀乎其有所不哀者亦必不能好善者也人而不能好善失其情矣予觀於詩而有以見好善之情焉詩人之於善人必祝之以壽祝之壽則於其人不壽也得不哀乎此黃鳥之詩所以為三良作也今詞林之士之為孫建陽輓詩亦有此意哉建陽名源字紹宗朋國勲臣繼達之孫也用蔭叙拜懷遠將軍同知建陽衛事總舟師饟運年四十五而卒建陽為人恂恂謹厚類儒生動循矩度其廉潔之操得

之天質自初開漕運即膺薦分督十衛之兵轉饟河上前後幾二十年其所操履始終一致未嘗以毫髮之私自點涴統數萬之衆令行禁戢未嘗以鞭扑立威而人無不附更事大將且數人未嘗不以行能見重處友僚數十百人其間賢否不一而未嘗不以詛好見推讓故於其卒也主將哀之友僚哀之部曲之衆哀之然彼之哀者也有所為也至於詞林之士則無所為矣無所為而哀之而又形於歌詩於是乎可以表建陽之善已凡

軍將之以廉節自持者固鮮而於督糧餽而能以廉節著者尤鮮也至若立心行已歸於善惟公之奉惟法之守此士大夫所鮮而況軍將乎予固嘗以建陽庶幾其有祭征虜之風焉征虜遇知光武以能建功名于世如彼其炳炳也使建陽而當征虜之時安知其不能為征虜所為哉嗚呼惜也建陽而功止此而壽止此吾重以哀之故為之序哭詩凡若干篇篇各著其作者之名輯而次以其什以成卷者友人周義馬異也紹宗子因襲

爵于朝因以歸之

殷孟杂字序

故友殷廷玉之子鋼年既冠賓以孟杂字之於是其父之執與其所交游之士咸過予請所以贈鋼者而鋼亦拜予求所以教焉予固常念廷玉之善而惜其不可復作今見鋼質厚而循雅克肖乎其父良為我故人喜其有後也雖微諸友之請尚當有以語之而況鋼之知所求益哉夫鋼之音義猶剛也物之堅勁謂之剛天下之

物之堅而勁者莫如五金五金之堅而勁者莫如鐵而所謂鋼者又鐵之百鍊之餘者也其為堅勁孰加焉豈非天下之至剛者歟雖然物不可以過剛也剛必濟之以柔可也剛之與柔猶水之與火勢雖相反而實足以相濟是故物之以剛為體者必以柔為之用焉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剛者也然必慎而用之乃可全其鋒而無劌不然日日而試之物物而擊之其剛能幾何而不盡乎故善用之則水制蛟龍陸剸犀兕而不敝焉不善

用之剌石斫木而傷鈌旋至矣鋼也可不知柔之濟剛也歟哉經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非剛柔之相濟者乎傳曰太剛則鈌太柔則折此非剛柔之不相濟者乎鋼也其必以經之所云者為勉而以傳之所云者為戒可也以經之所云自勉以傳之所云自戒然而不成偉器者未之有也鋼也而能服吾言以行之則其克自樹立而大殷氏之門也必矣吾之為廷玉喜其有後者將不止如今日之所云也書以貽之正統八年龍集癸亥

夏六月朔旦

## 吳氏三子字說

予表兄吳朝宗有三子焉曰英曰俊曰傑朝宗諉予字之予皆以士加之英曰士英俊曰士俊傑曰士傑而語之曰於乎三子者若曹亦知所以名字之意乎在天地間人之與萬物類也唯人也出乎其類故謂之人所以貴乎萬物也而人之中又有所謂英所謂俊所謂傑者又出乎其類故云英云俊云傑者又所以貴乎人也今

若之父以之三者而命之名其意豈不欲若曹之貴而出乎其類邪故吾以士之云者加于若曹而為之字也蓋民生有四而士為之貴士也者以學為名者也彼其謂之英謂之俊謂之傑者孰不以學而能乎以學而能則所謂士者固所以為英為俊為傑者也以是學之吾之意亦豈不欲若曹之貴且加之以學而求出乎其類邪惟人之才有分限而學無分限故才雖中人而能學焉則可以至於上智才雖上智而不學則不免為庸流

然則士之所以為英為俊為傑者豈皆出於其才也歟亦在乎學之而已今若曹之生始出童蒙之域而即稱之為英為俊為傑若曹將何以當之耶凡人之情愛之至則望之至而愛莫甚於父子若父之以是而名若曹固望若曹之為英為俊為傑也吾因若父之意以字若亦望若曹之為英為俊為傑也若曹可不勉哉勉之何如亦加之以學而已三子者於此果能勉而學之也然而不為英為俊為傑者吾弗信也不然而徒以為美稱

云耳則非若父名之之意而亦非吾字之之意也正統八年龍集癸亥夏六月既望

樂善堂記

堂曰樂善者淮陰馮彥禧氏之所構也馮之兄弟五人皆善士而彥禧尤好學恭於其兄友於其弟而克教於其子姪家庭之間雍雍焉肅肅焉淮陰之人蓋莫不稱彥禧之善然彥禧不自足也因以是署其堂曰吾將終吾身而求善之樂也是歲之夏彥禧來京師請余記之

嗟夫善之於人也大矣天性之真天理之純所謂與生俱生者也自聖哲至於庸庶實同有之然而不同得者知之有淺深行之有至不至焉耳知之深者樂之亦深行之至者樂之亦至而淺或不至者其為樂亦尠也故有一身之善有一家之善有一鄉之善有天下之善由一身之善達之為一家之善由一家之善達之為一鄉之善由一鄉之善達之為天下之善則禹稷之仁夷齊之義旦奭之忠騫參之孝無非所謂善也彥禧於此而

知所樂善孰大焉雖然善之可樂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樂之者以其中之有所蔽也其蔽之者欲也利也去欲與利而善斯有可樂者矣彥禧知此尚思去其所以蔽而充其樂則其善之脩於家者將薰於其鄉以播於天下而聖哲可以企也夫孰禦焉是為記正統八年夏六月既望

贈吳王汝序

客有自淮南來京師者因余所知張原善以見其容偉

如其度秩如其辭氣藹如也問之吳其姓琛其名玉汝其字觀其意若欲有所言者屬余有事不及竟然心獨異之既而原善為之請曰玉汝淮陰之儁也績文攻詩尤長於翰墨前太守彭侯將以賢良舉辭焉今太守楊侯復欲舉之又辭焉玉汝之言曰吾少壯且不願仕今年踰半百幸畢婚嫁方將效向子平之游可復仕乎然吾聞京師天府之國昭代聲明文物之盛於是乎在天下賢豪之所集而居也吾其遊焉以觀國之光華而接

天下之賢豪其尚有所得哉因為斯游日者之見先生
意有所求而不得間玆其將還敢以為請余聞之瞿然
曰嗟夫王汝之游異乎衆之游矣吾安得不語之乎雖
然吾之居此有年矣其於國家聲明文物且不識其所
以為盛之實至於天下之士雖日與之接而卒未見其
賢豪如古之人者豈余之固陋有所不能知邪何寥寥
如是也故吾嘗疑遺賢之在野思欲之四方而求焉今
王汝乃復去其鄉而求之京師豈在野者亦鮮其人耶

夫惟豪傑而後知豪傑世常有是言也淮陰人物素稱多賢彼漂絮之母尚知韓信而況乎章逢之士然玉汝不求之他人而顧及余余有所愧矣抑不知玉汝所求賢豪果何謂哉夫文章翰墨蓋賢豪之餘事雖所不廢然非所務之本也其所務之本要必有事焉而不可以驟語也玉汝而知以此求之豈惟其得人之賢豪而實成已之賢豪矣吾知其雖欲不仕而有所不免焉日者之會余幾失之玉汝故因原善以告玉汝其然吾言與

日載見與之極論尚未晚也

送竺大參詩序

秋官員外郎四明竺淵靜深以薦超拜閩藩參議奉勑以行於是其同官諸君子相率賦詩贈之而屬筆於予初朝廷以恤民之故棄閩浙銀課之利而閉之山比年以來奸民盜開至聚徒相攻劫有司逐捕勢不能禁而言者或以為開之便朝廷重其事詔舉廷臣之老成練達者俾經理之而靜深有是命焉靜深有明敏之才廉

潔之操而以謙慎自持其第進士授主事不滿秩遂遷員外郎嘗奉勅理刑廣西多所平反人譽歸之故於是行未命而咸擬焉既命而咸允焉予與静深有同年之分固當有以贈之而况諸君之屬乎嗟夫士生於世孰不願有所為哉然必其才與時逢而後可夫涉大川也舟楫之不任固無望乎濟者舟楫任矣而風波不時亦不可以强而行也是故君子之有所為必以其時時不可為而為與時可以為而不之為皆過也夫以静深之

賢而效用於斯譬則駕萬斛之舟檣艫完勁工力齊具沿流順風而下夫孰禦焉雖然吾聞理財經利而不斂怨於民者自古為難矧其事已止而復興是亦造端之始也得不深思而遠慮哉盍緩之則啓盜急之則殘民革前之獘為後之規固宜有所變通於其間寧少緩毋太急民不殘則盜不啓矣不然不能紓夫民而欲以弭夫盜未見其可也靜深固無待予言者然而予獨不能自已以致區區之私於靜深誠望乎其克有為而為吾

同年之光也靜深其毋忽哉

送吳大參序

昔虞升卿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予每讀史至其傳未嘗不壯其志也凡天之生才固將以為世用耳使夫才而不為世用又何貴乎才耶彼龍淵太阿之所以為寶者以其剸犀兕制蛟鰐斷堅截韌而無敵也使其匣而不出終焉而不試亦何以異夫鉛刀此古今志士之所以汲汲於世者也然吾竊以為君子之道固

将有為乎世君子之心亦未嘗忘乎世而用舍則繫乎時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動而不待其時亦猶匣劒自鳴人將駭異吾懼其悔吝之不免也安足貴乎若升卿之言乃用為朝歌長而發其志蓋不求易自寧以盡臣職云耳非小丈夫悅苟難以立奇者比予以是壯之同年友龍舒吳昇亨晦有志之士也自其為進士已翹然振聲譽既拜工科給事中不數年遂掌科事以老成稱每廷論推舉堪大任者必及焉至是會朝廷以

閩浙銀課既罷而奸民盜取不已嘯聚相攻以爭利郡縣莫能制勢不可容以滋蔓詔舉廷臣之才略足用者使經制其事僉舉亨晦上用之為浙藩參議領勅以往蓋浙之銀產十倍於閩其地皆連山窮谷深險莫測其人獷而輕蜂屯蟻集風飈出入自非經制得宜固不易治也亨晦是行交游間咸以其才宜謀謨廟堂而顧得此為弗樂焉予則以為亨晦之行蓋與升卿之得朝歌類也適足以別其器之利而奚不樂乎亨晦才足以為

識足以謀量足以容而節足以守予嘗與其論天下事
未嘗不與之合也顧予才不適用甘於閑散竊獨望吾
亨晦之有為夫升卿之長朝歌當羇孤擯斥之餘猶能
奮建功名以顯於世而况亨晦今際明良之會膺僉舉
之公任方嶽之重而又奉璽書以行事有便宜之權焉
此可謂動以其時而無不利者矣予所願曷於亨晦其
務為國家經久之慮本之恒理濟以權宜俾事行而上
下咸安利寧有遺利無有遺害蓋不為一時之功名而

為百世之功名此則區區之意深有望於亨晦者也予固嘗感升卿之言而又嘉亨晦之有志因舉以贈云正統八年龍集癸亥秋七月之吉

送尚書魏公致政榮歸詩序

正統九年春三月癸未刑部尚書魏公以疾上疏致政于朝翌日其所屬諸司之官咸惜其去合詞奏乞留之蓋公有末疾不良于行前歲之冬嘗請歸就醫藥詔留判部事而免其朝參至是復懇辭以請上愍其疾不忍

復勞以事故奪衆議而卒許焉公既得請喜形于色即
日治裝戒行及陛辭上復賜璽書褒嘉其誼而復其家
世世無有所與恩至渥也於是今尚書鳳陽王公侍郎
宜陽郭公新安陽公率諸司屬僚置酒高會因共賦詩
以美其事詩既成什而授簡於余俾為之序惟夫士君
子之大節必於出處進退之際見之處足以有守出足
以有為進不違於禮退不愆於義此古之制也得乎處
而不得乎出則非經世之道知乎進而不知乎退則有

失已之尤故學有體用行有始終觀人者於此乎觀之而賢否較然矣公南康人也方其家食之時已有遠大之志及領鄉薦遂擢高科拜監察御史遷浙江按察副使名署秋官右侍郎出為河南左布政使久之復召拜左侍郎遂擢尚書歷仕幾四十年在刑部者十餘年為尚書八年於兹矣公為人志仁而氣剛才偉而量宏故所至克舉其職在方嶽得良牧之體立朝侃侃有大臣之節至於決獄明恕葢其餘事也往者北邊有警公以

便宜出廵節制諸將規畫守備咸得其策由是公之望重中外國家有大事必以屬公公之年才六十有二視明聽聰無廢政事一旦以疾而去豈獨其屬僚惜之凡在廷之士葢莫不惜之也朝廷固不舍公而公以止足自戒屢請而不已必得去而後安焉於戲公於出處進退之際可謂無失乎古之制矣宜乎諸君子之賢公而賦詩以為之美也抑吾聞之古之為詩者其有所美必有所勸葢美乎此而有以勸乎彼焉今猶古也諸君子

之作豈徒然哉一則以見聖天子於大臣恩禮始終之意如此其盛而興起士大夫願忠之心一則以見公於出處進退之際如此其高而激厲士大夫亷恥之節其為勸也不既多乎余於是乎序之以為公贈

送李太守序

知大名府李侯以再考入覲于朝既奏最而還其任士大夫之交親者相與餞之都門之外有為侯歎者曰侯於科目為名進士於憲臺為名御史於列郡為名太守

其才可知也且其為人廉介而簡直廉介則不殺於欲簡直則不撓於物其行又可知也然侯之仕有年矣士之與侯同執憲而居内任之重者既多有之其與侯同出典郡而入于朝者亦不少也何侯之獨久於外邪茲非其詘歟余竊以為不然君子之仕在行其志者何如耳豈以任之内外為輕重哉夫毀實飾名以希合於世枉己徇物以取容於人有志者所不為也以夫廉介簡直之為而進取於斯時猶以方枘而入圓鑿者也不毀

則必不能相入使其毀此而就彼豈侯之志哉且子獨不見夫時之居內任者乎其初亦未嘗不欲有為也及夫牵之掣之摧而軋之其不化素衣之潔而為緇塵之汙變百鍊之剛而為繞指之柔者鮮矣今侯之在郡環數百里之間山川民物罔不隷其治焉一堂之上友僚相與事事可否惟侯是依屬邑之吏百十其員顒瞻視效惟侯是從數十萬户之民休養生息惟侯是賴故其人之於侯信而戴之若神明之嚴父母之親令無弗行

禁無弗止侯之志可謂得以行矣視彼當內任不能有為而隨物變化者果孰得孰失乎吾見侯之方信未見其詘也雖然人之為侯歎久矣朝廷方將求牧守治行之卓者入為卿佐吾恐侯之內任終有所不免也倘其一旦而居焉尚願侯勉之毋化而緇毋變而柔則余之所望也言巳因筆之以為侯贈侯名轄字公載世家山西之安邑國初以閤右徙實京師故今為江寧人云

顒軒記

顧軒先生既引年而歸友人吳令葉君述職于朝與予道故舊論士行因及顧軒之事相為嗟咨而言曰顧軒先生所謂今之古人也推其所養蓋無愧乎顧之為號者歟既而葉君又曰某自宣德庚戌上春官而識先生及登第入翰林為庶吉士常與之往復焉先生於我厥有舊德然先生之歸吾不得而送之今還吳且與之相見而無以藉手因求詞垣之友為賦顧軒之詩以為先生贈獨未有記其事者敢以屬子韓子不云樂道人之

善以勤其歸乎子尚毋辭予曰唯唯在易震遇坤為頤頤口輔也口輔所以進食而養於人者也故頤有養之義焉然養之道有三養身也養人也養德也三者皆所以為養而莫要於養德所謂養德者小之語默動靜大之行止進退莫不有禮也莫不有義也禮以節之義以制之德其有弗成乎哉古之君子所以無適而不宜無處而不安臨死生存亡之變而不奪者惟其能養德也彼其行必毀於終節或移於晚者豈獨無定見哉蓋其

所養之不足焉耳是故士之自脩者必謹於養德而觀人者亦必觀其養德先生學求諸心行求諸己蚤有盛名晚乃始達方其在太學也六館之士莫不推其賢而嗟其不遇先生處之泰然曰吾知進吾學而已既官于朝夙夜顓顓於其職業以入以出而弗遑寧也為之長為之僚者莫不稱其賢勞先生則欿然曰吾知脩吾職而已及是之去公卿百執事以其賢且未耄莫不欲挽而留之也先生斷斷然不可曰吾義當歸竟飄然而去

烏虖先生之所養於是可知矣然則葉君謂之今之古人不亦可乎而今而後吾知其年之彌高德之彌劭方且以衛武公懿戒而自朂其為養也又豈有間然者雖然先生固賢矣葉君之來京師足未嘗及權貴之門非故舊義當往來者不屑就而獨惓惓於頤軒之歸而不能已其情此豈勢利之交者哉覽吾記者不惟當知先生之所養又當知葉君之所養也先生姓王氏名忠字守正任武選主事常之武進人葉君名錫字元圭溫之

永嘉人

虚白說

羽士吉虚白吾親舊中之佳子弟也童而出家今既壯而有名矣在老氏法中為巨擘焉嘗請予為說虚白之義予屢辭焉而請益勤不獲已也因謂之曰虚白乎子之名非取於莊周氏之言乎周之言蓋宗乎老氏老氏之說固子之所自知也尚奚請之予予於老氏之說槩乎其未嘗道也然吾嘗聞釋周氏之書者云周之云虚

室生白者以諭心之明耳夫室無物室之則虛虛則必有容光之照容光之照白之所從生焉惟人之心亦然人之心無物室之則虛虛則必有灝氣之存灝氣之存明之所從生也故寂然而靜湛然而澄一真之性了然於方寸間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而真人至人之所以為真人至人皆不外此此周之說然也然吾以求之吾儒之說抑猶有其至者焉洛程氏有云心兮本虛應物無跡非虛白之謂乎且其虛也有誠以本之其白也有

敬以主之誠以本之故靜亦虛也動亦虛也敬以主之故靜亦白也動亦白也所謂誠立明通而賢人聖人之所以為賢人聖人亦不外此然則其為虛白也不亦至哉子其欲聞之吾尚與子論於老莊之表可也

賀鳳陽指揮僉事曲侯尊府明威公榮封序

鳳陽中衛指揮僉事曲侯恂以年勞錫誥命階明威將軍而推恩封其父瑨如秩國朝之制凡武臣皆世襲其官惟特起而官者乃封及乎親其親之襲者則無事乎

封今曲侯蓋以孫襲祖官故亦得封及其父也初侯之先大父思直以先朝舊人受知仁宗洪熙初元由羽林百户進僉錦衣衛事上方注意用之而思直懇以老請上問其子孫孰可使襲官者思直曰臣之子瑨愿弱而多疾恐不堪事孫恂麤習文武可備任使上召與俱見顧視久之謂思直曰如卿言即日命以恂代之而俾瑨居閑以養侯既有官而出守鳳陽繼以漕帥之薦分督淮西淮北五衛之軍轉運于京師迄今十有餘年勞績

懋著而恩封及焉於是士大夫相知者咸以謂非恩直之明智而善於貽謀固不能使其子得安其養而孫得成其名非侯之賢孝而善於繼述亦不能舉其職以光于其祖而榮及其父也乃相率以為侯賀雖然予與侯游且久不可以徒賀也願有以進侯者夫臣以報國為忠子以顯親為孝故不待恩寵之被詒謀之藉而當自奮自立也況於有所資蔭負荷如吾曲侯者哉宜其感激策厲而不肯自同衆人之碌碌也侯其勿以今人之

能為能勿以今日之榮為榮尚當以古之所謂大丈夫不世出之功業自期舍近小之圖務遠大之略則其所以報稱先朝之知今上之寵而顯於其父光於其祖又豈止如斯而已惟侯勉之

送龍士熈序

泰和龍士熈今儀制主事致仕叔彝之子中書舍人士郁之兄也士熈家居脩學未嘗出其鄉今兹以儀制君得致仕之請買舟走京師迎侍而歸薦紳士聞之者莫

不嘉士熙之所為少師東里先生之中子叔簡士熙之妹之壻也偕其從兄進善弟季桑過予謁所以贈行者予聞士熙之為子孝為兄友其學有可仕之道獨畊稼而不出者凡以資其父若弟之仕也其父若弟之仕于朝而無憂於其家以能守廉養恬而安於其官者亦以士熙之在也然則士熙雖不吾面吾知其賢矣傳曰於所厚者厚而無所不厚觀士熙之於親於兄弟如此則其於族姻可知也於鄉黨可知也於凡交游朋友之間

無不可知也夫廬陵故文獻邦而泰和又今之名邑也其人蓋多賢者若其先進之賢吾既得而知之矣其後進之賢吾雖未得而知之然以士㷐觀焉其亦可見也凡鄉俗之善恃賢者其俗之淳厚賢者固扶植之而其或澆薄賢者不隨而變焉不惟不隨而變又將化其薄而歸之厚泰和之俗之厚聞之久矣而不知邇來何如也賢者之在國則善於其國在鄉則善於其鄉儀制君之立朝朝之士大夫固皆賢之今既解官而歸為鄉先

生其善且有以薰夫人矣士熈尚致其孝敬之誠以養焉使凡鄉之人皆知孝友之道也可知孝友之道則長幼戚疏之間有善相詔不善相戒而患難相恤吉凶緩急不相貳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則恭和之俗之加厚蓋有望於龍氏父子焉

南園記

南園長洲鄭景行氏之别業也鄭出宋太師拱之之系為吳中文獻故家而景行則其子弟之秀者也園在陽

城湖之上前臨萬頃之浸後據百畆之丘旁挾千章之木中則聚奇石以為山引清泉以為池畦有嘉蔬林有珎果掖之以脩竹麗之以名華藏脩有齋燕集有堂登眺有臺有聽鶴之亭有觀魚之檻有擷芳之逕景行日夕游息其間每課僮種蓺之餘輒挾冊而讀時偶佳客以琴以棊以觴以詠足以怡情而遣興而凡園中之百物色者足以虞目聲者足以諧耳味者足以適口徜徉而步徙倚而觀蓋不知其在人間世也故談者以為長

洲茂苑之勝在陽城一湖湖之勝在此一園而擅其勝在景行一人景行嘗從草窻劉先生游間因先生以求記予聞吳故有南園蓋吳越錢氏元璙之所作者至宋而歸于官以為游觀之所其中花石之玩殊為勝絶王元之嘗賦詩志欲借為醉鄉而不得後蔡元長得之遂以功名富貴自詫而嘲元之之弗如然元長亦竟敗竄以死雖得園而不及一朝居也其人之賢否固不必辯予獨以彼一園元璙剏之而不能保元之欲之而不能

得元長得之而不能居豈非功名富貴之不常而外物不可以為固有也歟今鄭氏之南園與錢氏之南園其名適同然彼則以充游觀之樂而此則以求藏脩之趣其實固不同也不然彼擅王公之貴者尚不能終遂所圖景行一齋民耳乃獨作此園而思保有之不亦難哉為景行者尚當知彼之非固有與不可常而求其固有而可常者固有莫如實德可常莫如實行而所以求之之道莫如實學三者脩焉可以隱可以仕可以提身可

以顯先可以貽後此其所保者大矣獨園乎哉請以記之予其異日展省南還尚當挐舟載酒一造園中以與景行談論庶不為生客也

慕萱詩序

廣德徐君克莊來自江東將西之臯蘭道京師謁余玉堂之署解其裝出一卷所謂慕萱詩者請為序之余觀之皆詞林諸君子所為克莊賦者也問其所以賦克莊因泣下曰敬不幸蚤失恃在洪武中敬之父坐事從臯

蘭而毋氏實從其沒也因葬之臯蘭之山之陰及吾父之還而力不能遷至是葢三十餘年矣敬之兄弟既壯且老矣幸吾父無恙菽水之奉得以供朝夕而念吾毋獨不逮養也心實痛之且旅窆遐土久不克歸今不及吾之身以圖之後世子孫其又何知此敬所爲哀慕而不遑寧處者也閒請之吾父將負骸而遷葬焉故有是行諸君子知敬之情者因從而賦之敬非敢自命也余曰嗟乎克莊之情亦可感矣鄒孟氏稱大舜終身慕父

母若克莊之墓𡚒其庶幾哉且予求之傳記上世之人負親之骸而歸葬者蓋多有之皆以孝稱焉蓋克莊之事固當為者尚旣盡誠而為之旣以禮而葬其死者益以禮而事其生者勉焉終身而弗替也然則其不以孝稱於天下者余弗信也諸君子之為詩我知之矣豈不以萱為北堂之植可託而喻其慈母之德乃賦以形容克莊之孝思歟然余之意則尤重於其行故特序其行也詳焉

竹溪清隱記

桐川之支流為竹溪溪之上彌望皆竹也有屋數楹翼然出蒼煙翠靄中是為處士徐君克莊之居君為人高簡澂澹力耕養親足跡不至城府或勸之仕不應由是人以隱者目之君歎曰吾豈遯世者哉然吾聞士生於世貴有以自善焉吾幸為太平之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又幸吾父在堂而吾諸弟若子服賈力穡下而足以供衣食備奉養諸孫亦各以其才力業事學憂不及吾

吾復何營乎哉且吾以六十之年而奉八十之父為日幾何而忍少違乎鄉薦紳大夫聞而賢之榜之居曰竹溪清隱云既而其季克壯來京師屬予記之蓋士之有道不進行於國而退脩於家者是所謂隱也若老萊子行年七十而嬰戲娛親千載而下聞其風者猶興起於孝豈徒隱哉凡古之稱隱德者皆然也後世之云隱者或異於是故有違親絶俗以為廉索隱行怪以為高者世雖奇之然而君子不取也若克莊者其聞老萊之風

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老而篤孝若此也吾於是乎為之執筆而不辭焉乃若竹溪泉石幽勝之趣與其隱居面勢之槩今則不暇詳記倘予異時有便尚當拏舟徑造為君賦之

送劉原博序

草窓劉先生原博余之斯文交也原博之先世以醫名縣宋曁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彥敬院判公士賓相繼以醫國手擅聲於天下原博實良醫公之孫

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原博之學不專於醫自吾儒經世之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讀之靡不探其賾而鈎其深其於辯析物理議論今古縷縷其弗絶亹亹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原博初以賢良舉或尼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尼而止卒以醫舉為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咸以為原博之詘而原博安焉其任蓋六七年于兹矣原博以母夫人高年在鄉陳情乞歸省覲既得請而治行其與原博同官

及所從游之士謁余謀所以贈之者余曰嗟乎以原博而官於醫有不足為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在學與行之脩焉耳學不足以明道不足以為學行不足以經德不足以為行學行之備則以之違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

儒名竊有志乎此久矣然質魯而才下無以自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焉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於余余亦無以告之原博至於寧親致養之道敬恭桑梓之禮又原博之所素敢焉者其待余言哉其待余言哉

送侯給事中歸省詩敘

刑科給事中臨海侯君仲勲以其母氏高年在堂請告歸省詔許之於是朝之君子有與仲勲交親者相與賦

詩以贈其行詩既成什仲勳請余序之夫士之顯宦而還故鄉古今榮之比之衣錦而晝遊其為光華可知也況乃寧親而歸不獨一已之榮而又以為其親之榮者乎方仲勳之舉於其鄉而來上春官也別母于堂其懷抱何如也而迄今又幾十載矣雖以仲勳之掇巍科躋膴仕得祿以為養足以慰其母氏之心而穉其憂然晨昏定省之禮闕焉承歡膝下之樂違焉子固未嘗忘乎母母亦未嘗忘乎子也仲勳今者之歸錦衣冠珮稱觴

上壽光彩爛然照映一堂之上毋氏顧之色若加睟體若加健而年若加壯當是時母子之間舉訢訢焉仲勲固將仰而自慶曰幸哉吾母之無恙也而母氏亦將俛而自慰曰幸哉吾子之有立也已則致敬以訪親戚而為親戚者舉訢訢焉曰侯氏幸哉有子如此也已則致敬以問鄉里而鄉里之人舉訢訢焉曰侯氏幸哉有子如此也則又相與歎羨其榮而以之教導其子弟曰為人子賢孝能若侯仲勲足矣仲勲於此寧不亦榮其榮

邪雖然余聞之君子不以鄉曲之譽自喜而以天下之望自重不以一時之榮自足而以百世之名自期仲勲於是乎勉之則其所以移孝為忠必有其大者天下後世之人將聞其名而稱慕之曰某公某某州某邑之人而某氏之子也其為榮也孰加焉余與仲勲忝在同年之好有相規之義故為仲勲言必盡其愚而不敢自同衆人之稱仲勲尚無以衆人之言而不異余之言哉

奉萱堂記

近世之人凡稱母者率以萱為喻吾不知其奚自也或以為自夫詩詩之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即萱也蓋諼之言忘也是草之為餌也能忘人之憂故以諼名而所謂背者堂之北也北堂母之所居樹萱以忘母之憂也或曰萱之性療妊婦而宜生男故又名宜男宜男母之祥也雖然萱之為類草也草不可以為母諭也或又以為母之尊不敢以斥言也不敢斥言乎母故假母之祥而忘其憂者稱之云爾然余之意則槩無所取焉凡

為人子之道求其實毋徇其名吾嘗論其所以致孝於母者何如耳萱何足言哉太學生湯垣克衛吾郈之佳士也其父曦仲蚤世母李鞠之成人克衛既克有立且幸母之壽康乃作堂以備養顏之曰奉萱今兹克貢來于京師因謁余為之記余歎曰嗟乎克衛而亦以萱而喻母也豈以其母氏之有憂而將藉萱以忘之耶凡母之為憂惟子之故憂其子之不賢也憂其子之不能也憂其子之不顯且榮也以是為憂豈萱之能忘哉子如

欲其忘之則勉致其賢致其能致其顯榮夫然母又何憂之有如克衛者以孤子而克樹立自鄉校而升太學為國家教養之士學明而行脩不可謂不賢也不可謂不能也方且駸駸仕進以有祿秩其於顯榮又可立而待也使其不自畫而求必致焉豈惟其母氏之慰悅於心而鄉鄙州閭之人亦莫不喜而羡曰賢哉是母幸哉而有是子也然則萱之所以為母之祥而忘其憂者乃不在於萱而在克衛之身矣

推蓬春意詩序

友人五官司歴李君元吉自江東來持一梅華卷所謂推蓬春意視予求序予閱其卷之題詠者自故少保東萊黄公而下如干人詩凡如干首藹藹乎其文渢渢乎其音也然或以為庾嶺之所見或以為羅浮之所遇或以為揚州東閣之賞或以為西湖孤山之觀徒極形容而無定在予顧謂元吉曰盛矣哉諸公之作也予何以及此雖然敢問君之所云者果於何見之邪元吉曰大

江之南無地而無梅扁舟所適無往而非吾之推篷處也予曰博哉君之意也然而未嘗於吾心君固學易者也易之謂天心非春意乎然則春意之生汤乎穆乎其無間也冲乎漠乎其無朕也君又於何而見之雖見之天地間物莫不有也何獨見之於梅其見於梅又何必推篷而始見邪元吉曰子言何偪人之甚也雖然吾試言之子試聽之夫春意之在天地間固不獨見夫梅然非梅則吾於何見春意而不推篷吾又於何見梅邪春

意因梅花而見梅花因推篷而見即是而云又奚不可邪予歎曰辯哉君之言幾知道者也予又奚言因識之卷右

徐以純挽詩序

余友中書舍人徐以彰輯士大夫所作其兄以純之輓詩請為序之余閱其詩而求作者之意士大夫何哀以純之甚也蓋以純之為人資淑善而好修為於父母孝敬於昆仲篤友愛於朋友信義交致於鄉人賢與長

者禮之無失又能世其家之醫學而進學乎儒方其無恙也其為父母昆弟者固望其顯於家為朋友者望其有光於交道而鄉人賢與長者亦望其華於其鄉也一旦而死既皆失所望焉而其死也又不得乎壽而中夭故為父母者哀之過於常之子為兄弟哀之過於常之兄弟為朋友者哀之過於常之朋友而鄉人賢與長者哀之過於常之為子弟者其哀之過者非矯然也蓋由其情之不能已焉耳夫詩緣情而作者也士大夫即其

父母之情兄弟之情與朋友鄉人之情而詩之詩得不哀乎惟其情之過於常故其詩之哀之亦過也然以純生不出鄉事業未有所立而没其猶使人哀之若是使其有立出而大其施為則人之哀之又當何如邪予於以純雖生各一方未之相與然其父母昆弟皆所親識而其朋友與鄉之賢又多予之相知者故知以純之可哀為序作者之意使覽者識焉

送張履信南還詩序

人之行有跡是而心非者有跡非而心是者君子當孰予之乎曰跡其偽者也心其真者也衆人見之跡君子見之心吾將舍其跡而求其心焉是故陳仲子為廉而薄乎親孟子斥之夷之為墨而厚乎親孟子予焉皆不於其跡而於其心者也吾於是乎法之履信雲間之故家子也初從明經師習舉子業業既就緒矣而其父當赴役京師履信歎曰凡吾所為學以干禄者將以養吾親而安之也今若是天不遂吾志矣且奈何使吾親勞

於役遂投文有司乞代之役在役二十年父没于鄉服
喪旅次悲哀過期而弗已然欲歸而有不得也一旦去
為黄冠師彷徨山澤閒以求僊為事司其事者以其黄
冠而學僊也置之不復問久之履信始得以子代役而
歸京師之人多以狂士目之者余獨知其不然也夫情
之至者不自見行之苦者不自明履信少而學乎儒為
親而廢業違軒冕之願從力役之勤而無幾微怨嗟之
言色此豈中無所主者能之哉今其年踰五十髮就種

種而顧為狂者之為此其意必有難以語人者豈誠狂耶君子於此當有以識之也且世之人所謂鳯鳴而鷙翰儀秦行而孔子讀者豈少哉彼其曰某賢也某孝也其求心行不知其於履信何如也而徒以履信為狂士而斥之果孰是而孰非耶於是履信告行于常所往還者皆為詩以送焉余於履信有舊故為之序推其心跡之所以然使人知其非狂也

## 静軒詩序

金臺劉以德生有美質而以睽廢其内明聰慧乃過於常人精易數以之筮輒奇應京師之人就其筮者踵接于門然以德亦雅潔好脩游于士大夫間而聲稱藉藉也日筮數人輒掩闗自休因署其居之楣曰静軒而士大夫與之游者皆為詩詠之以德乃介友人徐君孟暘以首簡之序為請予問之曰若之云静者其孔明所謂静以成學者邪其康節所謂静裡乾坤者耶抑揚子雲之所謂蜀嚴沈冥者邪以德曰走生而懵於學何敢望

孔明麤知其數未見其理又何敢望康節至若君平之高致亦非走之所敢自比然竊嘗慕其為人顧學之為歉耳兹願有教焉予曰嗟夫以德予將語若以静學之要乾坤之理而若謙讓弗之居也姑就若之所自託者而語之可乎惟昔君平之為卜也其告人必依於理於為臣者則為之言忠於為子者則為之言孝因其所圖而諭之善道此豈世俗之為卜筮者哉賢者之為固當慕矣若其慕之則必效之效之而必似焉其言似之其

心似之是亦君平爾若何歉於彼耶雖然君平之學要亦不止此也方其下簾講易之際沈冥之中妙得於心必有非常人之可窺者不然子雲何稱許之重哉以德當罷筮之時試亦下簾黙坐而思焉以數之所生而求理之所寓當必有所自得於中者非徒靜而已也以德唯而退遂書以為靜軒詩叙

贈御醫張文紀序

澤人張綱文紀以醫供奉工前所治稱旨命為御醫之

官於是其所交游之士咸往賀之蓋余仲兄嘗德其療而亦與焉衆因請之吾兄俾余為徵贈言之典以序張氏世以外科專門文紀之祖若考皆名著山西至文紀乃以薦徵入京師文紀之醫蓋自其少而精之故其治疾若由基之射宜遼之丸發無不中中無不解至奇證之難療者他醫或不能辨文紀輒能識之曰是可藥而愈可劀而愈可砭焫而愈愈之遲速皆先處其日辰無所失者雖其同業前輩莫不推服其能焉然文紀為人

温厚謙恭未嘗以術自高人有求之無貧賤富貴之異
治之必盡其心與之藥必善劑惟所宜用而不以資價
有無為較也由是京師之人無貧賤富貴一皆稱之及
是恩命之下聞者莫不以文紀之宜有其官也雖然余
抑有為文紀言者凡士之學術貴乎有所用耳而用之
於國則又用之大者也古語有之曰上醫醫國醫而用
之於國用亦大矣然用之大者其為功亦大功之大者
其為責亦大凡術皆然不獨醫也而醫為尤甚蓋醫之

所治疾也是於人之死生係焉死生所係重於天下況其為國醫而侍至尊者乎文紀以醫之功得醫之官固宜有之然亦不可不知所自重也不可不知所自謹也知所自重則足以持其術知所自謹則足以持其心心與術全而守其官裕然矣余用是為文紀贈文紀尚其勗之

贈府軍衛鎮撫楊侯序

迺者敵人窺我北邊鎮守宣府等處都督僉事遊擊將

軍楊公洪率兵擊破之奏捷于京師上嘉其功詔進同知都督府事凡吏士之在行者皆進官一等公之子俊亦以功授府軍衛鎮撫歲秋八月俊來拜恩闕下於是其親黨交游之士合辭以賀而金陵陳王劉志為之請言楊氏父子予初未之識也然嘗聞都督公之為將智勇兼長有謀而善戰撫士而用才在諸邊將中威名特盛邊人恃之敵人畏之蓋今之良將也往年嶺北之捷公自都指揮使進僉都督府事有請言於予者予思公

之能不斬而與之言今又聞其戰捷固為之喜而獨知其父不知其子之克類也王與志又為予言侯之為人孝而有勇每戰必克登是役也功尤茂焉如王與志之云俊固亦將才也世常言將門有將求之古人若絳侯勃之有亞夫李西平之有愬曹武惠之有瑋乃可以當之是皆才武忠孝先後接武而奇勳偉績克世其美者也觀楊氏譜蓋出宋將繼業之裔繼業以忠徇國子延昭之名尤著於時信如其譜則其為將門舊矣今都督

公之為將如是可謂克振其先烈者俊為之子尚當以亞夫想瑋之才行自勉以亞夫想瑋之勲績自期可也矧今聖天子修内禦外方宏遠略為之策於邊將之選尤重其人尺寸之長不遺錙銖之功必録俊能於此大發厥志以承家之業而報國之恩將何往而不遂邪然則不惟其有以為都督公之光而亦無愧乎繼業延貽之後裔也

世直堂銘 并序

世直堂者今翰林侍讀吉水周公功叙之作于家者也蓋君之六世伯祖直閣公伯寛在宋嘗疏斥賈似道之奸邪曾祖山長公以立在元嘗以脩三史論推宋為正統而在國朝則厥考職方公岐鳳為紀善時嘗箴諫漢庶人之過三君子之事皆傳著鄉邦為世所重者故侍讀君以之名堂所以揭先後而示後之人焉堂既落成自朝之二三大老暨詞林

諸君子咸有述作其發揮之備矣而侍讀君復諉余以言余固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嗟夫直道事人在古猶難況後世乎周氏一門而以直節著者三世豈非盛歟矧侍讀君方今為天子講官道行言聽其盡弼直之義以光世德又將有大者在焉豈徒名堂而已哉迺為之銘曰

人生而直厥惟天性于時養之維心之敬相古先民蓋

莫不然維直厥德以聖以賢風移世變直少枉多道之難行吁其奈何有立其間頽波砥柱噫微斯人吾將誰與盛哉周氏一世三節祖祖孫孫先後濟烈伯寬斥貫以立尊宋孰蔵驕王紀善岐鳳挺挺之操諤諤之言他人猶起矧在後昆翼翼斯堂惟直是繼豈伊三葉尚期百世

孝義詩 并序

孝義詩者予為暨陽周珪賦也比歲江東荐

饑民用艱食有司以勑旨勸民相振珪出穀數千石佐之事聞例當旌為義民珪辭以承祖産所為願追旌其祖伯源詔從之仍以考義旌焉予與珪為隣封人故相知也賦以貽之

維天降割歲云荐饑帝謂卿士汝其圖之迺其建議一切權制勸民出粟爰旌以義曁陽有士珪也氏周大發所藏賑厥鄉州守吏以聞帝將旌之珪拜稽首敢固以

辭珪曰主臣臣維小民臣有所乞惟皇之仁臣之有産維祖之遺臣之出粟維祖之志臣祖既没臣則嗣之緊祖之義臣敢冒之帝曰俞哉兹維孝義尚宜章之式勸有繼煌煌金書賁于門閭民用改觀過者軾車人亦有言富必周貧世其仁厚迺孝之純人亦有言豪斯弱奪知所勿為迺義之達太史叔子作詩以風嘉厥始善爰勗于終

華氏旌節堂銘并序

華節婦陳氏元至正間詔旌表其門閭時黃溍卿千文傳鄭明德諸公各為傳記及詩至今傳之節婦之曾孫仁本請余追為之銘云

從一而終維婦節貞以守之敬罔缺豈伊厥德有汙潔家道因之以興歇季姜知禮歎逭孽孟母擇鄰軻作哲夏姬屢醮行無別僇子戕夫家國滅福貞禍淫理昭晰人紀天常所關涉猗節華婦志卓絶操行終身皎氷雪所天蚤失泣成血鞠育遺孤心力竭孤既長成復先業

曾元孫孫衍瓜瓞追維厥初記幾絶節婦之德端可列
前朝旌門尚貽揭閭里于今共稱説我其徵之在史牒
萬古千秋有光烈

故仲母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明威將軍永清左衛指揮僉事仲福將以其母太恭人
之喪葬宛平常明山之原介余友金吾右衛指揮使蔣
文德來請銘按狀恭人姓李氏世家徐之沛縣父諱成
母蔡氏恭人端淑幼成精女紅習女儀笄而歸于同郡

仲氏子雄雄以武勇從軍隸燕山左護衛太宗皇帝起
兵靖内難雄從戰屢有功授千戶小河之戰以先登没
于陣時恭人方盛年寡居值兵荒艱食之際躬勞瘁庇
育遺孤志節不渝永樂初朝廷録靖難功以雄死事授
福金吾左衛指揮僉事給禄字之恭人以福幼失父孜
孜訓教於其肄武之餘輒督之從師讀書俾嗣先業以
報國恩福亦材敏自立克承其訓既出幼即從征伐效
勞及今莅衛事益以廉勤著稱人謂仲氏有後蓋由恭

人之教焉恭人以正統己未十月戊戌卒享年六十七葬以次月甲寅子二人長即福次祥孫男四人愷懷恒怡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嗚呼古之貞婦賢母史皆書之以為世勸若恭人之為婦為母如是可謂貞且賢矣可書以為勸矣余奚不銘銘曰

淑厥德貞厥節育厥遺孤纘先烈猗嗟恭人此其窆銘以昭之永不滅

故處士伊君行狀

處士諱宗肇字允德姓伊氏其先海州沭陽人宋南渡始遷于吳今七世矣處士之曾大父諱元裕大父諱嗣賢父諱服皆有隱德母朱氏處士為人長厚中悃愊言行一致喜讀書多識典故有問之輒舉本末亹亹不窮凡國初名人製作膾炙人口者輒能誦之終篇雖素號博洽者自以弗及處士蚤孤與兄宗啓同養母以孝友聞洪武已巳坐事舉家徙定遠久之處士乃侍母還吳母終喪葬盡禮以宗啓在徙所思慕不置有美味必先

寄之乃食所交皆士之賢者其非賢雖貴富不近也於鄉里敬老愛弱卹貧病而急患難遇不義者可告戒則告戒之不可即避去不與言其居密邇府治終身足跡不入里有爭訟將詣府過處士門處士以義諭之多解去郡太守將舉為里正固辭以免所知李充明夫婦老而貧無依處士分宅養之及卒為具棺斂葬焉處士嘗客南京雪夜有騎士醉墮馬馬逸去因卧道上雪被體僵不能動處士見焉為扶置廊下枕藉之及旦其人起

呼廊下索馬廊下以處士扶其臥與即所寓索之不得將誣處士以竊馬者而致之訟處士度不能自解乃以馬價償之既而其人至家則馬乃還在櫪因詣處士謝曰長者捄我我負長者遂還所償且自道其姓名為葉英處士略無德色但戒以勿醉酒而已英益感悔拜曰長者幸不絕英願父事長者為止酒改行英後從征有功官龍驤前衛百户至今猶不忘處士之德云處士性不好佛凡造寺飯僧一介不與曰吾豈賄僧佞佛求福

田者耶吾有錢將以濟饑寒無告之人耳及疾革遺囑無作佛事蓋其所見之明如此其生洪武庚戌十月十一日卒正統己未八月廿五日得年七十處士三娶毛氏袁氏蔡氏皆先卒子男四訓出毛氏蚤卒任侃皆袁出侃由邑庠生登正統丙辰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今試政禮部俊蔡出尚幼女二淑妍與任侃同母卒於室淑貞與俊同母適吳庠生王澤孫男二女一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吳邑查山之先塋侃既聞訃將奔喪襄事謀

請銘于當代鉅儒先生以為厥父不朽計而使告珵曰侃先考之善行鄉邦之人所共聞知矧於子辱有世好求詳先考之事者莫若子願以請銘珵無以辭乃撰次其事如右以備采擇謹狀

徐叔禮墓誌銘

於戲余尚忍銘叔禮之墓邪吾鄉之為士者多矣然求孝友如叔禮好義如叔禮知德而尚賢如叔禮交道始終不改如叔禮則不多見也叔禮長余三十年而愛厚

余若輩行交在永樂癸卯余甫成童以先君之命始還
吳訪親舊而叔禮已不以凡童視余又三年為宣德元
年余載還叔禮視余有加於前而期勉之益重自時厥
後余以出仕之故不見叔禮者十有餘年正統丁巳奉
先君之喪歸葬叔禮哀余之艱猶已之艱極力以助襄
事余德之良厚及是余起復以來僅二載耳方幸其無
恙冀得復相見于異時以申余區區之私豈意其遽即
世於此也嗚呼余尚忍銘叔禮之墓耶叔禮徐氏名恭

叔禮字也諱授者其曾大父諱成者其大父諱中者其父也叔禮長身古貌出言斷斷不欺於人之善喜而稱之不啻已出而於不善亦不能容以是君子與之而衆人或不樂焉然其性峭直操行素自信雖屢見惡不為變也初其少出贅王氏及壯且老與其兄友愛逦踰同居者兄歿撫其孤尤至人以為難母蔣老有末疾叔禮躬侍藥食起居扶掖夙夜不懈者踰年及母歿服喪毁瘠甚時其年六十餘矣鬚鬢皓然拊柩哀號若乳兒失

母者會葬者咸為之感動叔禮雅尚簡靜常偃息一齋大書存誠二字以自儆因號存誠居士云其生洪武丁巳某月某日卒正統辛酉三月廿日春秋六十有五配王氏處士得中之女也賢而克相有子男二某某皆幼女六皆歸令族某某其壻也墓在齊門外金鷄鄉之原其生時所自營也比葬其長子壻吳瑁余之中表兄弟也以書幷前歸安儒學訓導尤恕之狀來請銘嗟夫叔禮之行余目睹之心識之而口能道之也而烏用狀為

哉顧余所不忍銘其墓者葢悼其不可復作耳雖然不銘則余又恐泯其善行於後世也故彊忍而銘之銘曰禔其身以裕其後昆稽德有銘在墓門後此千禩其永存

前禮部主事湯公壽藏記

公余鄉之親長也其卜歸藏之所在陽山之東麓前二年余歸營先隴於吳公嘗邀余至其處顧而咲曰嗟夫有生者之不能無死猶晝之不能無夜暑之不能無寒

明之不能無晦也此聖賢所不免吾獨能免乎彼桓司馬之為石槨則已過矣而楊王孫之裸葬亦未為適中也今吾之營此壙之以陶甓樹之以山木窆僅容棺淺不露槀深不及泉今吾之年且出五十而入六十矣方將待盡而歸藏於此子宜為我記之余以襄事辭既而起復赴闕竟不果記及是公又以書來曰吾之所藏子之所嘗見也吾之平生子之所深知也子不為記而孰為哉昔之許我記又已二年矣吾之年知幾何子亟為

之庶及我之見也余覽書而愧之於是援筆而為之記
公姓湯氏銘其名日新其字也其曾祖諱傑祖諱榮考
諱文正母顧氏公幼而知學長而有立初為吳庠弟子
員充貢于朝試政司徒考在優等擢拜北京行部吏曹
主事未幾以憂去官服闋改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又
以餘員去久之召至京師出通判寧波府以郡多吏獘
蠹政發憤更張其治為守者忌之因同寮忿爭於堂構
以事罷歸于鄉公為人豪爽不羈略細故而務大節居

家孝友母年七十遘疾幾殆公侍湯藥不少離左右夜則焚香籲天乞以身代母疾遂瘳又十餘年方終公與其兄仲明自少至老相好如一日蓋未嘗有違言厲色之干焉其涖官勤敏過人所居皆稱其職然其性亢直見事勇往奮不顧忌故得罪重於上人而不免見嫉於同列此其平生所以亟進亟退而卒以怨構罷歸也既反初服杜門却掃絕跡於官府日惟課兒曹讀書力業以自養暇則游行郊外相羊山水之閒熙然與樵夫釣

叟相狎若素未嘗仕宦者士君子以此高之公三娶單氏堵氏陳氏子男五人其三皆已長成二尚幼云

故中書舍人周君行狀

君諱璿字用珍別號南齋姓周氏周之先葢河南鄢陵人其家于吴則自宋拱衛司兵馬鈐轄諱某者始也鈐轄之後三世曰繼善在元以醫術顯為平江路醫學提舉是為君之曾祖提舉生處士自牧是為君之祖處士生封中書舍人仲立是為君之父仲立配陸氏封孺人

君之母也君天資明敏自其少舉措異凡兒長從鄉先生王環菴游明習經史兼究歧黄書工為詩尤長於書畫永樂中用薦者徵至京師從事禁中職治翰墨初授工部營膳所丞久之遷中書舍人滿秩以績最得錫勑命階從仕郎并推恩封其父母如制時其二親皆在堂享有禄養鄉邦榮之既而母没君以憂去官起復未幾而其父又没君復奔喪歸襄事既服闋將治裝赴京俄遘疾遂不起比屬纊顧語其弟郡博士璣及其子浩曰

吾籍先世餘休以一介布衣躋侍近今幸終養吾親大事既畢死復奚憾顧無以報國恩爲愧耳其卒吾志惟忠惟孝以承家裕後寔在汝等其必勉之言既而没實正統辛酉九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君書宗虞永興畫法董源荆浩皆造其妙尤善冩古松咫尺有千仞之勢賞鑑者以爲不在畢宏韋偃下士大夫求之無虚日君亦未嘗厭也蓋其平生所嗜好有在於此者其所收貯古今法書名畫最多皆手所裝潢盈厨積笥値佳客

至輒出而玩之如閲武庫之藏使人目眩意鑠應接不暇君乃快馬有欲之者輒從其持去不恡也人服其達君元配張氏贈孺人繼施氏封孺人有丈夫子一即浩女子三曰壽安歸丁鏞曰福寧歸陳寛曰善貞未行孫女一卜以君卒之明年壬戌三月乙酉葬於長洲縣彭華鄉金盆塢之原祔先兆也前期其弟郡博君以書來告曰惟先兄平生所知重莫如足下其知先兄行義履歷之詳亦莫如足下願為狀其事行將藉以乞銘于當

世大手筆以為先兄不朽計幸毋辭某得書而哭之遂述其槩如右以備采擇云

陸仲文墓誌銘

姑胥陸仲文以醫士留滯京師卒於其寓舍鄉人士大夫咸會哭其友壻王以誠氏既而相與謀所以歸葬者余因為之誌其死生之槩而銘之蓋仲文初以醫自食于鄉永樂中詔徵天下名醫集太醫供醫事仲文與焉有司檄起之時仲文已中年且有母在堂不願出固以

求免不獲因留其長子侍母以行無幾而其子死仲文即日投牒歸省侍歸不一二年而有司趣仲文行急不可解乃復留其妻奉母居而身獨行既至京師日夜圖所以歸養者辛酉冬會詔赦天下凡庶人在官者親老皆許歸養仲文因陳情于朝事下禮部行勘久不至仲文積憂感疾及勘至而部長有他故怒醫者竟追詰前格執不許歸仲文以是疾遂增劇惛不知人時時睨壁叫嘑云某年六十九家有九十四歲之母奈何不令某

歸養聲甚激切狀若乞哀於有司者垂死猶蹶起擘衣欲走云吾今歸見吾母也起復作者數四遂絶嗚呼若仲文之死其可不痛悼哉仲文名尹其醫學葢得之王仲光先生王仲光先生者吳之名儒也遭元季之亂而隱於醫以疾不娶事母篤孝國初大起遺逸士郡縣徵聘幣交于門仲光遂陽狂以終其身君子謂其有古獨行之士之風焉仲文方總角先生見而愛之招之就學至是仲文亦卒以醫名然人謂仲文不獨傳其醫其致

孝葢類之云仲文為人奇倔好古而與世戾契讀書求通大義不治章句為詩務奇不顧聲病尤好觀通鑑見忠義奮發者輒躍躍歎慕願從其游於憸邪誤國者則切齒怒罵若父兄之讐恨不手僇其人至與人議論動必援古折今辯是非曲直不茍依阿以故人多笑其迂闊然仲文亦以自處不辭也仲文自號知恥齋嘗囑余記之余不暇以為而仲文死矣方其疾病余往視之仲文則遽曰尹之疾無可為矣即死倘歸骨從先人之兆

子必為我銘以見吾生之荼毒也余許諾且寬之及再往視則既惛矣余試呼問之忽張目斂手若與訣別者問其所欲言曰無可言者但恨不得歸見老母耳語嗚咽含胡僅可辨蓋絕於其夜也嗚呼仲文之死其可不痛悼哉仲文世籍長洲其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母石氏妻凡二娶初娶某氏繼某氏子二人長某先仲文卒某氏出也次某尚幼某氏出也孫一人曰英仲文生洪武乙卯十一月乙未卒以正統壬戌五月壬申

卒之後幾月某日某養子佐以其喪歸葬于虎丘之先塋銘曰

其行則儒其名則醫用術活人而以感自詒孝不得終養其母慈不得拊其妻兒身以客死函骨歸首丘遺語吁可悲天乎何使仲文至此為天乎何使仲文至此為

陳煥文墓誌銘

煥文陳姓洪名煥文其字也曾大父諱青山大父諱員吉父諱德甫德甫在洪武初以軍功拜羽林左衛鎮撫

後以疾解官居鳳陽煥文因行游江湖間事廢舉以營養養必豐腆凡親之意欲無不適者德甫樂之以忘其去官永樂中徙南京既又徙懷來而德甫卒于昌平雖在草次流離之際而煥文所以侍疾送終必盡其心求無遺憾而後已人稱其孝焉徙懷來又十餘年為宣德元年煥文南遊中道遘疾卒于臨清距其生之年洪武己酉得年五十有八其配孺人袁氏廣德大姓袁良卿之長女也端淑明慧勤女紅悉内政事舅姑致孝敬而

教子女尤嚴而有法是故煥文雖遠遊以終身而其家無失所者以孺人之克相也孺人之生少煥文二歲而卒後煥文廿一年其卒之日實正統丙寅七月戊寅也有丈夫子二長謙次讓謙娶鄭氏俞氏善書畫知名于時讓娶王氏女子五長淑清贅王詳次淑貞淑登卒于室次淑祥適胡彥銘次淑果適殷能亦皆先卒孫男二志魯延壽孫女四妙清適酆義妙德妙惠妙安皆在室初謙於臨清扶煥文之喪還將啓其大考妣之殯同祔

鳳陽之先塋而龜筮弗從至是乃更卜兗平西山麻峪之原以葬焉比葬來請銘余與讓有久要之誼分宜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生而游没而休有山藏骨奚必首故丘伉儷同穴維好逑子孫之祐餘千秋

王武德墓表

武德將軍泰州守禦正千户王公之卒也其弟鄉貢進士瓚假之京師泣請之余曰惟先兄生平行能泰州之

軍民知之四方往來士大夫知之其勤公忘私蓋庶幾古所云祭征虜者而不幸以中夭生之功名則既已矣而後事之所圖以不朽者猶未有所託瓚用是懼敢載拜以請余固嘗與知武德公之賢而又嘉瓚之能不没其兄也乃誌其家世生卒履歴之詳於幽堂之石復撮其大行以表其墓曰王氏之先為明之象山人高曾以來世以文學仕宦至厥考顯宗始以武功起家為州将而傳及于公公之諱璟其字曰廷章生有偉質而務於

學知求所以為忠為孝之道而致力焉其有所為為之
必盡其方明於義理之辨不以所養喪所守自其侍父
于官蚤以能子稱及既襲任修其職業益勤不懈非賢
不交非善不為其治軍嚴而有恩常身先其勞而後其
安其於民間譏禁之外一無所撓嘗曰國家命師以撫
軍不以害軍設兵以衛民不以殘民由是已無過舉而
下無犯令軍民懷之若父母焉州之文吏咸欽其賢廉
有所與汙有所憚其事毋宜人承顏順指備極孝敬其

於二弟友愛篤至傳衣合食有無共之以瓚之學有成尤為所喜每公暇游息齋居與之講論經史或至夜分不休居常語及忠義事則慷慨思奮蓋其志有在也正統丙寅其年三十有二得疾彌留及屬纊顧謂弟瓚瑋曰死生命也蚤死吾不恨恨不克報君親之恩耳又以其子鉒幼未勝官俾瓚借職期俟鉒長復焉此其於始終之際亦不亂矣訃聞之日僚吏軍民無弗哀者以余所聞質之其弟之云蓋實録也嗟夫世之去古遠矣禮

義廉恥之風久衰而不振士大夫制行守職能不愆於常度者鮮矣當是時廼有武弁之士而躬儒紳之行如公者其可使無傳於後哉此余所以特書屢書而不讓者也後之君子其尚有所考焉

葉景初墓誌銘

姑胥葉景初之卒也其子盛不遠數千里致書告哀於予并以里儒王君夢熊之狀來請銘其幽室之石予得書而哀之曰嗚呼奈何其喪鄉之善士奈何其喪吾之

老友吾烏乎為情而忍銘吾景初也然不銘則何以復盛之請而掩諸幽又何以彰吾老友之善於後世乎乃按狀叙而銘之叙曰葉氏之先系睦從吳蓋與宋尚書左丞夢得同譜世以詩禮相承吳之稱文獻故家者必及焉景初諱復其先大父諱誠之號隱雲有潛德見重於鄉父諱臻仕為贑之瑞金知縣治有遺愛瑞金人至今思之景初生頴敏有志於學少從父宦游凡內外之事其皆治之以克家稱而其心恒以弗克卒業為歉焉

其於倫理知盡所職於所當為為之恐後所不當為未甞苟為也家雖中產而於施義不少恡非其有一毫不妄取或侵損之亦不與較邑大夫聞其善俾為里老其有庸役訟爭之事使司平焉晚益厭紛華憙閒靜悉以家事付其子日與高人韻士相羊湖山之上詩酒倡酬樂而忘勌蓋不知其老之至也俄以疾卒于家鄉里聞者無分戚疏皆有善人已矣之嘆其卒之日實正統乙丑冬十二月癸丑也春秋五十有九景初娶李氏出宦

族端淑克相有丈夫子一即盛也敦篤好脩為行維肖娶淩氏女子一歸朱氏孫男一曰政孫女三卜以其卒之明年丙寅某月某日葬于其里鄧尉山之原禮也葢景初之居邇予先隴昔予歸奉襄事始與景初知景初每忘年禮予予亦以其真淳篤行可與久要而愛重焉自予還朝八易歲矣於景初之誼常往來於懷方冀得歸展省與之胥晤豈意其遽有幽明之隔哉此吾所以哀之而不忍銘之者也銘曰

嗟景初簡其飾完其質去其華就其實全歸無尤安此室世家文獻渟未熄子孫繩繩庶其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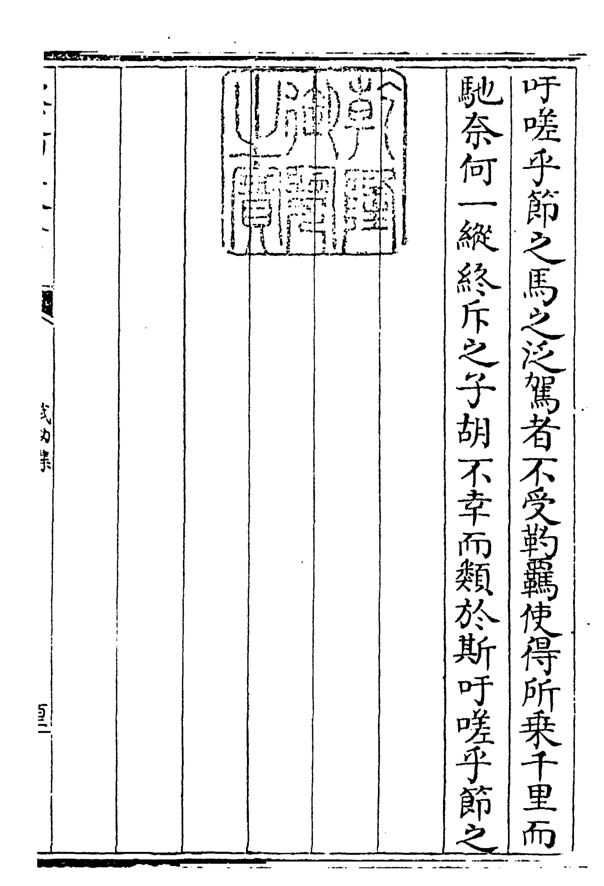
蕭節之墓誌銘

節之氏蕭名禮節之其字也世為吉之龍泉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其先本儒家節之之季大父某在國初以戰功起家為武畧將軍故今籍武弁中節之豪爽有俊才而跅弛不事故嘗喜交游重然諾而輕死生翩翩有義俠風於書博涉為詩文不持矩矱而出語落落有

奇氣年三十游寓京師公侯貴人爭迎致為上客而節之亦抗顏以國士自命視富貴蔑如也每稠人廣坐談辯風生翻今倒古出經入史開闔不窮聽者皆靡然志頗從横嘗自詫曰丈夫生世不為良平猶為隨陸安能碌碌羣庸人以没身耶人以此狂之亦以此奇之宣德乙卯朝廷下詔求賢節之在舉中試策優等從事吏部踰年授大名之長垣丞衆以節之不閑吏事初皆難之及其治縣乃辦若素習者長垣地界河南北之間直隸

諸衛軍屯犬牙相錯樵耕居民中常侵於民而其無良吏卒又多潛結剽盜有司莫能戢民甚苦之節之憤焉白之府請身任其事因部置游徼蹤跡之捕治殆盡境中遂清由是其聲籍籍直隸諸縣中矣會御史時紀以婚媾致獄詞連節之坐罪謫戍威遠未幾以疾卒寔正統八年八月三日也春秋四十九節之平生抱負固奇初膺薦而起即以功名自許及丞長垣雖以舉職見稱其中恒鬱鬱不舒其官舍有一樓頗高明每公退輒登

樓吟嘯悠然竟日人莫知其藴也方其謫戍京師舊游送之城北飲酣衆皆傷其顛沛節之忼慨自若曰吾不憚居塞垣惟死則已耳幸不死安知吾不能建功萬里外耶聞者笑且異之蓋其壯志至此猶不衰也豈意其遽死哉嗚呼其亦可哀矣節之前後兩娶皆王氏子男四人女三人卒之後三月其長子玉扶喪歸葬于京城之南高村社之原比葬以中書舍人王君益夫之狀來請銘銘曰



吁嗟乎節之馬之泛駕者不受靮羈使得所乘千里而馳奈何一縱終斥之子胡不幸而類於斯吁嗟乎節之

武功集卷四